

台海思恸录

自序

台海思恸录

中日兵事本末罗惇齋

东方兵事纪略

自序

从来书之不足取信于天下后世者，大抵缘秉笔者摭拾浮词，铺张扬厉，不顾事之失实，惟惧文之不工。故「武成」一篇，武王之大事也，而奉天伐罪，子舆氏犹仅取二、三策焉。则凡稗官野史之未可尽据为实录也明矣。

予于甲午倭寇犯台之役，纪其战事本末，分为五篇，命曰「台海思恸录」；盖生于台、长于台，身受台之创巨痛深、亲见台之同遭蹂躏而痛定思痛也。

当日者，倭衅初开，台之文武官吏不为不多矣。其间部署之疏密，用人之得失，兵力之厚薄，饷糈之盈绌；有知难而退者，有誓同台地存亡而置百万生灵于不顾者，有夙负威名而一筹莫展、致树白旗以降者；或糜帑十余万仅报一军之成焉，或甫与交绥而佯败远遁焉，或心存规避而沿途延缓焉，或借口割台而私幸内渡焉。孰为勇敢杀贼而军中威怖如许痴虎之奋不顾身？孰为自拥雄兵而划界分疆如贺兰进明之坐观成败？孰为饷援俱绝而抵死拒战如张睢阳之困守孤城？其见敌辄靡也则如彼，其有进无退也则如此。迄今回忆，犹历历如在目前，爰振笔书之；无褒讥，无隐讳，无饰词而阿好，所谓言之者无罪、闻之者足以戒也。

方今外侮迭乘，天下多事，讲求新政者莫不淬厉奋发，以冀补救于将来。予以为古今之治乱系乎人才，而当时艰势迫之余，则尤视人才为急务。盖得其人，则一、二忠义之士犹足寒劲敌之心；不得其人，则虽百万熊罴，其瓦解之势可以立待。台海之战，其前车之鉴也。因追述往事，手辑成书，付之枣梨，俾后之盱衡世变者，得以据而论定之。庶不貽未可尽信之诮欤？

光绪丙申夏月，思痛子自叙。

台海思恸录

思痛子撰

台防篇

台北篇

台湾篇

台南篇

澎湖篇

台防篇

台湾海外天险，南接闽粤，北连吴会，袤延数千里，港口纡回，土地饶沃，物产丰赡，固东南之左护也。

自施襄壮琅削平郑氏，议为不可弃，设官置镇，招民垦辟，二百余年，屹然成巨镇焉。然孤悬海外，缓急势难接应，土番洋匪，叛服不常。雍、干间，朱一贵、林爽文、陈周全、蔡牵诸逆，先后剿除，海疆静谧。

道光、咸而後，通商事起，海防始亟。同治十一年，倭人以琉球难民为生番所杀，藉端启衅，兵抵花莲港。光绪十年，法兰西取越南，兵轮扰及基隆、沪尾，均以议款而退。

朝廷知台地之膏腴，启外人之窥伺，有关于天下者大，乃诏改台湾为行省，设巡抚，置藩司。改台湾府为台南府。建省垣于彰化县北之大墩，以其适中。台湾府台湾县附焉。淡水厅为台北府，附以淡水县。共隶府三（台湾、台南、台北），州一（台东），厅四（基隆、南雅、埔里社、澎湖），县十一（台湾、安平、淡水、宜兰、新竹、嘉义、彰化、恒春、云林、苗栗、凤山）。是年，巡抚刘铭传奏开制造、商务、脑务、垦务各局，造铁路，设电线，奏请清理田赋，添设镇防，缔造经营，颇费心力。数年以來，号称海外雄都，实足藩卫南服。十九年，巡抚邵友濂奏改省会于台北，以台北府为首府，巡抚、藩司皆驻于此，意取自便也。镇、道仍驻台南。

二十年春，朝鲜土匪作乱，乞援于我。朝廷命将出师，抚绥藩服。乃倭夷乘其内讧，入据其境，百端要挟。继又陆续添兵，伤我运船，扰我边圉。皇上赫然震怒，明降谕旨，着李鸿章迅速进剿，并饬沿江、沿海督、抚、将军及统兵大臣整顿戎行，遇有倭船阑入中国海口，即迎头痛击，悉数歼除。诏下，臣民大悦，各怀义愤，共期灭此朝食。寻以议和未定，暂停战事，而倭人辄乘间狡逞，牙山、平壤、威海、旅顺等处，无不被其蹂躏，薄海因之戒严。台防自此始矣。

是时，台抚为邵友濂，藩司为唐景崧，台道为顾肇熙，台镇为万国本。七月，诏巡抚邵友濂督办全台军务，以唐景崧为帮办。抚、藩奉命后，各存意见，未能和衷共济。友濂奏请添派统兵宿将，朝命以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、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会办军务。岐珍于六月到台，率所部淮勇二千余人，分驻基隆、沪海日。永福八月到台，率所部粤勇三千余人驻台南、恒春、凤山一带。安平、旗后各口，则有万国本部兵守焉。友濂又咨请闽督谭锺麟檄调候补总兵廖

得胜、海坛协副将余致廷各率湘勇数百人来台，皆命为统领，分驻沪尾、观音山等处。又命前湖北鄖阳镇总兵綦高会赴江南新募湘勇千五百人驻官渡口。各自为统，无牵制也。基隆口则命记名提督张兆连统四营守之。命候选道林朝栋统土勇千五百人驻狮球岭，守基隆后路。

九月，友濂以兵事非其所长，求去位。朝命以藩司唐景崧代之，以台湾道顾肇熙为藩司，以台湾府陈文騅为台湾道。景崧既握兵符，殊洽素愿，毅然以保障全台为己任。谓台地要冲，为七省门户，面面受敌，非厚集兵力不可。中路海口及高险处布置尚虚，已有之湘淮各军仅数十营，又半皆暮气；羽书旁午，四出征调。咨请闽督檄调福建候补道杨汝翼募湘勇千五百人来台，驻中路。命候补知府朱上泮募湘勇二千人，驻守澎湖；更益澎湖镇总兵周振邦二千人，皆丰给饷械，以其悬隔内地，接济不易也。又命守备胡某领粤勇千人，在基、沪一带遍开地营。地营者，于山海冲要处掘地，深能蔽人，广阔一、二亩，使卒百十人持枪环立，伺敌至潜击之。又征前澎湖总兵吴光亮率所部二千人，为粤军统领，名其军曰「飞虎」。十一月，景崧得粤中书，谓有大侠吴国华、胡友胜、庞某者，皆具有奇略，能于水底用兵，请各致其党，备广艇宵渡来台投效。信之，密饬飞速东来。又命粤人杨永年赴粤募海盗亡命千人，檄副将黄翼得募粤勇三千，并募东莞县人精于线枪者千余人，俱陆续募齐到台，分驻基、沪、新竹各口。省垣公廨祠宇，亦驻军皆遍。又奏派在籍兵部主事邱逢甲广募民兵，以辅官兵不逮，称为义勇统领，体制在诸将上，与抚军往来文牒悉用照会。营制与淮、湘诸军异，与土勇亦相径庭，营官不领薪水，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，兵则食数军之半饷，器皆取给于官，或听民自捐，不立营迭，无事安居，有事候征调。数月之间，逢甲领去官饷银十余万两，仅有报成军之一禀而已。自十月初招募，迄岁晚，全台报成军者约五、六十营。次年春，编入伍者号百四十营之多。一时湘、淮、闽、粤、土、客诸军，风聚云屯，号三百数十营，兵力不可谓不厚矣。然各自为统，呼应遂以不灵。甚至与居民相寻斗，视法纪如弁髦。故四月二十六日有革弁李文奎者，公然白昼手刃戕抚署中军官方佐卿。省垣乃稍稍惊避。

全台岁入正杂各款三百数十万两。至是，诸款虽减，应纳丁粮除外，属留募防勇外，亦可解十之六。库储银约六十余万两，奉部拨接济款五十万两，南洋大臣张之洞密为代陈饷绌情形，荷蒙济饷百万两，电饬南洋于贷洋款项下划解，由苏松太道交沪上台运局试用道赖鹤年手收。此外息借民款，全台约二十余万两。有此数款，可无饷缺之虞矣。

先是，邵友濂以新式枪炮价昂，仅在沪购旧式枪千余杆，分给各军；各军皆束之高阁。景崧以为械精乃能制胜，提款十余万檄候选府茅延年驻沪购办

；咨请各省接济，粤督谭锺麟应旧枪二千余杆，闽督边宝泉应火药数千斤、旧枪千余枝、子弹数万枚、水雷二百余具，其余无一应者。南洋则接济既多且精，兵民感激。在台将士皆曰，此次兵力雄厚，饷械充盈，较甲申法防之役，严整不啻倍蓰；颇恃以为无恐焉。

谕曰：唐中丞以书生督师，厚集劲旅，势甚张也。然轻而不整，至使兵弁仇民，盗侠杂进，败征见矣。卒之，虏乘澳底，望风辄溃。借寇兵，资盗粮，甚于牙、平、威、旅之挫衄，悲夫！失律之凶，一至此乎！夫无淮阴将兵之略，虽多亦奚为哉？

台北篇

台北既改为省垣，防务更密于他处。自邵友濂去位，唐景崧日以防事为亟。独筹帷幄，默画机宜，度势相形，以沪尾为南向之咽喉，基隆为北门之锁钥，防守断难松懈。自立坐营于官渡口（距沪尾口十里），如敌由沪口入，即迎击之。杨岐珍立坐管于八斗（距基口十余里），敌来自基口，可以接御。岐珍自来台后，令所部扎基、沪，自拥亲兵数百驻省垣之试院，征兵筹饷，皆不过问，一听抚军主持。命其胞弟杨某募台州五百人驻狮球岭。沪尾炮台则有廖得胜、余致廷领之，基隆炮台则归张兆连领之。至于两口内港，寸节皆布水雷。大嵙嵌（距台北四十余里，东面距海数十里）向有练兵五百人，至是足成千人，命提督余得胜统之，分驻龟仑岭、桃子园（皆新竹口入台之要隘）一带。提督陈得胜统淮勇千人驻金包里。各处要口要隘应驻兵者，无不完备。防堵事宜，可谓有疏皆密矣。

乃割台议起，人心惶惑，官民皆存观望之心。惟抚军一人，毅然欲与台地相存亡；民之忠义者，亦不肯俯首事仇，且骇且愤。旋奉旨，令在台大小官员陆续内渡。自藩司顾肇熙以次皆遵旨去位，杨岐珍亦率所部径回厦门。巨绅林维源挟重赀回漳州原籍。其不忍翫去者，数人而已。

于是唐景崧重整规模，力谋防御。檄候补同知俞鸿为台北府，候补知县凌汝曾为淡水县。宏开幕府，广集英才。幕中有刑部主事俞明震、礼部主事李秉瑞、候补副将陈季同、候选姚文栋，此数人者，皆抚军礼而罗致之，或由电请、或以轮迎，到皆倒屣不遑，倚为命世之英。连驷既集，日夕运筹，意将建不朽之勋也。

时台地绅民见朝廷决意弃台，公乞英、法两国保护。延英领事至抚署与之熟商，拟将全台关税、五金矿产诸利悉以畀英，土地、人民仍归中国，誓不愿服倭人。领事拈髯微哂，作中国语曰：『台湾全岛，乃为红毛人开辟，后即为日本攘夺，郑氏夺之不久，乃归中国；今复与日本，是物还原主。诸君思托大国以求庇荫，重我英国，诚厚诚厚，姑俟电禀钦使酌核；然我英廷恐不爱此区

区之利而遽为保护也』。以后竟无消息。诸绅民改而求诸法。适法水师提督有派军舰来台游历，陈季同躬迓其兵弁二人至抚署宴商之，亦无成议；但言候提督意旨，如肯作保山，兵舰亦即连樯而至。越数日，无只轮片帆到台。

旋闻和约画押，北洋罢兵，敌舰陆续来扰。至二月二十日扰澎湖。五月初一日，奉到割台明文，绅民日集抚署哀恳保护。台地不顾事倭，抚军茫无主见。先是抚军因绅民之请，迭奏吁垦，两月之内，电陈至二十余次之多。甚谓：『祖宗缔造之艰，史册具在，传至二百余年，失自皇上之手，天下后世，谓皇上为何如君？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？臣为祖宗守土，惟有与台为存亡，不敢奉皇上之诏』。又谓：『弃地已不可，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，天下恐从此解体，尚何恃以立国？且地有尽，敌欲无穷，他国若皆效尤，中国之地可胜割乎？宜请各国公断，可多偿兵费，而不可割尺寸之土地』。朝廷以和议已有成说，悉置不答，亦无诘责之旨。

至是绅民会商固守之策。众谓万国公法有「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」之条，全台生民百数十万、地方二千余里，自立有余，公求抚军暂作民主，总统全台军国重务，先将其眷属护送内渡，以坚抚军之志。各将领亦愿竭力御敌，无一内渡者。五月初二日，绅民以鼓乐恭送民主印旗至抚署。印，银质，方阔长厚与巡抚关防等，文曰「民主国总统之章」。旗，蓝地黄虎。抚军感慨不胜，愧不敢当，三让而后受。飭中军官捧入，不敢升堂受贺。设内务衙门，以俞明震为内务大臣，凡用人行政诸务悉委之。设外务衙门，以陈季同为外务大臣，凡各国交涉诸务悉委之。设军务衙门，以李秉瑞为军务大臣，凡整军经旅悉委之。各刊木质关防，以昭信守。设立议院，以通民情；议开诸矿，以兴国利。命姚文栋至京师，面陈当道自立各情。随电奏朝廷，略谓：『臣历次电陈台民誓不服倭，全台势不可割，绅民日会议自主之谋，朝廷悉置不问，一无区画。自四月以来，民情日迫，求救日殷，臣虽欲不顾而去，情势皆无可行之理。处此至惨至艰之会，无泪可挥，无门可诉。至本月初二日，绅民竟聚数千人集臣署，哭声震地，强送来银印一方，文曰「台湾民主国总统之章」，却之不可，谨先收受，以待朝命，以顺輿情』。电咨江海各督、抚、将军，并照会泰西各国与日本国家，详告台防之密，台民之勇且多。朝廷与各国均不复，各督、抚、将军之复如平时贺任具文而已。惟南洋张大臣复电有谓：『自立之举，甚骇听闻，总统之名，西国极为重大，如难久支，大局无济。若台人推戴，实出至诚，似可暂摄台事，他日尚易于收场也』。

越四日，李经芳偕倭头来台交割，停轮沪尾口外；海关税司驰书来告，陈季同与李有旧，急寓书劝勿登岸。李亦恐台民之怒己也，停舟两日，偕倭头桦山扬帆而去，而倭人攻台之舰来矣。初仅数艘集基隆口外，旋又来十余艘；炮

台遥望，莫能反击。各国观战之舟亦日数至。亟电飭前敌小心严备。台无战舰，惟恃炮台为固。敌舟避炮台而行。初七日，由基隆之左百余里澳底地方登陆，先占高山。我军仰攻不克，又值连朝大雨，军士衣湿路滑，更不能前。诸粤军全无纪律，见敌辄靡，倒戈与湘、淮军互斗。张兆连甫出队，受微伤退回。营官孙道义率众迎敌，战胜，余军皆不能接应，转胜为败，道义受伤。

倭舰之来也，张兆连命营官曾喜照领土勇三营驻澳底。寇至，喜照既不能迎击，而全军皆溃散，甚至该军哨兵作敌人乡导。其时基、沪一带电线皆断报，至各携机器四遁。省垣益惶怖，连夜命黄翼得统粤勇乘火车赴援。及抵基隆，前敌悉败溃，遂乘原车返省，妄言基隆已失。省中立时哗溃，如水决风发，莫可遏抑。诸大臣若陈季同等挟赀宵遁，城门洞开，各相践出，达旦不休。抚军曹部一空，仅留抚军及其弟四子、一门丁而已。惟大稻埕洋街茶市正登，妇女之拣茶者尚络绎不绝，洋行生意与平时无异。各败军游勇无赖土人，凶悍无人理，执枪随手攻击，甚于寇盗，独不敢入洋市一步。即间有过者，亦寂然无哗，不敢从肆，亦异矣哉！诸西商，仅法国有保护兵百人耳。斯时沪尾无战事，驾时商轮正停口内，军民皆蚁附而登。海关委员以存课数万舁入舟中，各军均开枪环击，炮台亦升炮拦阻出口，谓：『抚军初与吾辈约死守不去，今寇未临于城下，潜挟赀而返，置吾辈于此，为倭人抗戮。舟一起轮，立开炮轰击』！船主竟不敢启轮，相持三日，舟中水米皆耗，数千人以为不饱鱼腹，亦将饥毙舟中。船主与海关西人商，将关课舁上，炮台撤去巨炮机器。十四日早驶出，法国兵船护夹而行。甫启轮，观音山小炮台又然车轮炮击中官舱，死者八人、伤者十余人，血飞肉薄，举舟皆无人色。法国兵轮开巨炮击毁炮台，始冲波而出，数千人乃获更生之庆焉。抚军究未乘此轮，当夜附他轮去矣。

。

十四日以后，省城更为扰乱。诸军士劫库藏、烧衙署，火光烛天，呼声震耳。诸西商于十七日邀集绅民至澳底，请倭人入城定乱。倭酋始犹疑抚军之计诱，将绅民羁留数人，遣其兵弁十余人到城察看情形无异，方整旅而至。

论曰：孔文举有言，善人在患饥不及餐，古人至许友以死，况许国乎？方中丞手握兵符，毅然以保障全台为己任，奏书天子，欲以一身相存亡，当此之时，义贯日月，可谓壮哉！然客气盛而将才疏，用非其人，遂一溃不可收拾，僭军辱国，固已多矣。卒使百万生灵，夷为异类，二千方里，沦于他族，向所称不奉诏之疆臣、民主国之总统，直梦呓耳！儿戏耳！昔郑氏提一旅，蹙荷兰久踞之师而有余，今唐公拥数百营，拒日本猝来之虏而不足；岂其才量相悬、权力弗及欤？抑时有幸、有不幸欤？嗟乎！以诸葛武侯用兵之神，而陈承祚犹訾短之，它复何论？从是以观，与其仓皇引遁，传笑四方，毋宁为邵故侯先

几辞位之犹有藏拙也哉？

台湾篇

台湾府改设大墩，城郭衙署，未能遽修，暂住彰化县城。彰化居全台之中，固守可以控制南北。攻台者不得彰化，则消息梗塞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实为敌所必争，我所必重之处。城东郭有八卦山，高于城数丈，登临一望，鹿港、番挖、梧栖各海口皆在目前；东南西北数千里之来路，皆历历可指。上架巨炮一、二尊，可抵精兵十万。安可轻视而忽诸？

甲午倭事起，邵友濂在位不久，尚虚布置。十一月，唐景崧始檄调福建候补道杨汝翼统湘勇二千五百人分驻鹿港诸口。府城八卦山则有副将郑荣所领之屯防兵五百人守之，然犹不甚经意，以省垣在台北，全力筹备基、沪两口。乙未春，倭警日亟，署台湾府知府孙传袞见中路兵单，乞抚军将驻狮球岭林朝栋所统之千五百人调来。兵甫至，传袞求去位，抚军委候补同知黎景嵩代之。

景嵩到任，抚军又檄调朝栋仍率所部回省，并电调杨汝翼率所部同往。命景嵩为中路营务处兼统各军，并飭就地募勇数营，防守中路一带。朝栋、汝翼以前故事急，心存规避，又不敢不遵宪旨，沿途延缓，趑趄不进，至五月初四日尚在半途。谣传省城失守，朝栋、汝翼相顾惶愕，遂同谋弃所部兵内渡。景嵩侦知，往劝飞速援省，切勿为谣言所动。两人面虽允从，犹以短饷为辞。景嵩急筹数千金与之，促其启行。乃翌日报称两统领弃军，由小港乘舟宵遁矣。景嵩飭副将杨再云募汝翼所弃湘勇千人，又就地募外江勇千人，驻头份御寇。头份为新竹、苗栗交界之地，入中路要隘也。又命梁翊募土勇千人，为游击之师，驻新港、苗栗一带。时屯防统领郑荣辞去，以署彰化县罗树勋、副将廖世英分领其军，驻府城八卦山。移城南巨炮于山巅，筑台安之。查点府库，存旧枪约四千杆，子药仅足敷用；储银仅七千余两，不敷一月之饷，急集绅士孝廉施茨、施仁思、侍卫许肇清、贡生吴景韩、吴德功等设筹饷项。中路向有抄封官田数万亩，可纳银三万余两，除本年已缴外，尚可缴万余两。上忙钱粮，飭令七折缴府，充作军需，亦可得三、四千两。设筹防局，令施茨等驻局中筹款。诸绅尚踊跃从事，然杯水车薪，大有岌岌不敷之势，而布置不能少疏也。

有苗栗附生吴汤兴，自备饷需募勇五千人，分驻中港、后垄各口；新竹武生姜绍祖、徐骧各备饷需募勇千余人，在大湖口一带御寇。景嵩又飭署台湾县知县史道济募勇五百人，署苗栗县知县李淦募勇千人，署云林县知县罗汝泽募勇千五百人；此数营皆就地而募，团勇不计，土客各勇近七千人，共成营十四。景嵩遂命其军曰「新楚」，营制、营规一依湘、楚旧章约略变通之。其勇虽为新募，颇娴规制，鼓以忠义，气皆奋兴。将官则有副将杨再云尤为得力，由头份率部进攻新竹，屡获胜仗，斩倭兵千余人，历两月有余，再云出队十余次

，有胜无败；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，敌人闻之，皆有惧心。数月以来，台中、台南赖以安堵如故者，再云力也。六月十八日，再云与倭接仗，半日不分胜负；至申正，子药忽然不继，兵勇散乱，而敌炮连发，再云中炮，死之。其余将官，如吴汤兴、姜绍祖、徐骧、简精华，皆台产之勇敢有为者也。吴、姜、徐皆死于战场。简精华，绰号大肚，于台湾失守时，潜入内山，招集壮夫，屯聚山谷，时出与倭人作难，其亦铁中铮铮者与！

先是景嵩因粮饷不敷、兵力不足，派员绅四去乞饷。南洋大臣张之洞派河南候补道易顺鼎、候选主事陈昱带饷银十五万两以为接济，并函致景嵩，略谓：『民主既遁，台民犹奋拒敌人，其忠义勇敢，甚堪嘉尚！君不忍舍去，亦能支持数月，实深钦佩。兹遣易道、陈主政带饷十五万前来，聊助兵食。一切事宜，已与易、陈两君面言。以后能再收一城、一邑，自当源源接济。此款系各省义富所集』。又函属福建陆路提督黄少春，派候补知州龙赞纲带达字营暗渡来台。诿以七月初九日行抵涵江，闻台湾之变折回厦门，距失守仅二日，亦天意也。

是时扼守台南为刘永福。因外路梗塞，永福坐拥厚兵重饷，恃中路之战胜而安享承平，亦不给一兵、发一粟。当景嵩始至台中，曾贻书永福，请其至台中坐镇，保全大局；而永福复书，请画地而守，台中属景嵩，台南属永福。坐观台中之成败，漠不相顾。逮至六月十六日，各绅民前往哀求，始命提督李惟义率五百人来。又饬其黑旗营务处吴彭年赴前敌，见再云阵亡，连夜退回。由水路来之参将汤仁贵、游击廖其彩，则军械不齐，不能前进，日向景嵩索械；景嵩设法在各军匀枪二百杆予之。则刘家军之纪律又可知矣。然军士从此不能支，溃败之书，络绎至府。绅民集府署谓景嵩曰：『民主已遁，接济全无，公如有把握可以持久，吾辈当死守以报；否则，护送公往台南乘轮内渡，接倭入城，中路生民当可免于屠戮，此我绅民不得已之为也。公其何以教之』？景嵩筹思，粮饷仅可数日支，因漫应曰：『再死守数日，觐外间有无接济，倘仍寂无消息，任汝等所为可耳』。绅民呼黎爷而退，盖感激不可言喻，不觉同声宣呼以颂之耳。

至七月初九日，饷绝粮空，诸军一时尽溃。武生姜绍祖战死于新港，附生吴汤兴击死于大肚溪，汤仁贵、吴彭年俱在府城战死。绅民护送景嵩至西螺，接倭入城，台湾遂失。

论曰：台之役，兵力可谓雄厚矣，其能抵死攻倭者，乃独一新楚军乎？若朱逆之乱，有许将军云者，断一臂矣，犹刃数十人，以为赵常山复生也。观杨再云斩馘千余，隐若一敌国，谁谓今人不古若哉？使诸将皆如再云，虏食得下咽乎？至如黎太守感民忠义，久拒孤城，饷援俱绝，民为脱脱；嗟夫！太守非

武臣，顾不怕死如此。使充其量，则虏之畏而呼之，与宗忠简、岳忠武将毋同，而徒使吾民称黎爷，其亦幸中之不幸者已！

台南篇

台南即郑氏所置之承天府。康熙二十二年设台湾府。光绪十一年，巡抚刘铭传奏请改台湾为行省，省垣设彰化，台湾府、县之名遂移中路，而此之台湾府、县则称为台南府、安平县，台镇、台道皆驻焉。东背内山，西面大海，西北扼安平之险，西南据旗后之雄；各有炮台驻兵守之。

光绪二十年五月，筹办海防，台镇为万国本、台道为顾肇熙、台南府为唐赞袞、安平县为谢寿昌。彼此筹商，由国本咨商巡抚邵友濂，派镇海中军正副两营驻府城西门外，联络安平炮台；派镇海中军前后左右四营分驻白沙墩、喜树港、曹厝庄、竹子港、盐田等处。又添募安字防军一营驻府城内外，添募渔团水勇三百余人驻安平口，旗后则派镇海前军前后两营驻之。又添左右两营、渔团水勇一营分驻各小口，募忠字防营一营驻东港，募防军一营驻凤山，枋寮一带有永字防军一营驻之，隘寮旧有防军七哨，至是足成三营。恒春沿海各口，除本有之隘勇、屯兵二百多名外，又添募两营。

八月，刘永福到台南，带有福字三营、七星队一营，驻郡城内外一月之久，商筹分防未定。值顾肇熙调台北为藩司、唐赞袞以规避被议去位，以台湾府陈文騄接署道篆、以知府朱和钧署台南府篆，加道标卫队一营驻小南门外，又募镇海中军先锋一营驻曹厝庄。十一月，永福会商镇、道咨请台抚，与国本分地防守；安平至旗后归国本，旗后至凤山、恒春一带归永福，添募福军五营分扎东港口。所有各防地应安地雷、碰雷、电雷，皆设法妥安。较顾肇熙初办时，自周密矣。惟嘉义所属之萧垄、布袋嘴、咸水港、白港各口，陈文騄至，始募翊安三营，令提督陈罗统驻之。

二十一年二月，澎湖失守，败勇纷纷由布袋嘴、咸水港上岸，日约数百人。文騄设收留局，每人日给口粮钱百文，择其精壮者募入营伍，弱者赏遣内渡，游勇得不滋扰，文騄力也。台东州地属内山，旧驻屯兵三营，归提督张兆连统领；二十年，兆连调台北，檄后营副将岱霖代统。霖故，以台东知州胡传接统。至是照常驻防，未另添募。

五月，划台议定，文騄、国本及台南知府朱和钧、安平县谢寿昌，皆遵旨内渡，台南一切防守事宜，悉属刘永福一人主持，绅民亦无间言，以永福素有盛名也。是月，永福遂移驻台南府城，檄浙江知县忠满署安平县，以大武垄巡检孙育万署嘉义县，以候补府经历卢自鏊署凤山县，恒春则虚未委代；以副将李惟义统领镇海中军副左先锋等营驻白沙墩、喜树港一带海口，以游击李英统领镇海中军前右及永字等营，副将杨锡九统领镇海中军正后营及安平炮台，道

标卫队安字营则檄安平县知县忠满节制，均驻府城内外。嘉义有陈罗原扎之翊安三营，调驻四草湖；所遗嘉义各防地，檄副将谈少宗募土勇三营驻之。旗后炮台及镇海前军等营，永福檄其第三子仁卿统之。凤山忠字防军三营，命吴光忠统之。恒春各营仍旧分扎。所有广军福字等营七星队，萧三发统之，以为游击之师。防营布置，大致如斯。

粮饷：自五月以前，道库存银约七万余两、府库约九万余两、台南支应局约万余两；永福接手，清查库储，惟道库未动，府库及支应局共约存银六万余两。永福复兴安平知县忠满等集绅商会议，一时筹集约十万两；又会绅商设官票局，办理颇营，官票盛行。于是台南饷项充足，与台中不啻天壤。

六月，新竹陷，彰化兵单饷绌，绅民南来求救。永福檄饬李惟义率镇海左营、副将廖其彩率屯兵五百人、黑旗营务处吴彭年、参将汤仁贵各率所部福字营百人、都司王德标率七星队一营，前往彰化接应。至地未及十日，彰化失守。复檄杨锡九、萧三发挑选精壮前往嘉义交界之北斗溪，相持月余，锡九竟以战死。倭陷嘉义，逼近曾文溪，分兵数路，进攻台南。水路则一由安平口、一由旗后口、一由东港口，皆不战而退。台南营勇杂乱无纪，其稍精壮之湘、淮勇皆战死前敌，所余皆永福所带之广勇，一味劫掠，敌至纷纷溃乱。永福惧不敢出，令军士树白旗降倭，已由安平口附英国轮船内渡，倭势益张。绅民视官兵如仇敌，助倭杀戮。九月初二日，接倭入城，台南遂失。传檄台东州及内山一带，令其归附，至今犹未帖然，干戈尚逞云。

谕曰：余观越南战事，虽庸夫走卒，皆知海内刘将军之戡戡矣。当其兵威方张，势且系致名王于阙下。及台南之役，所部诸将，乃皆仆遯不足数。嘉义一陷，全军俱靡，至树降旗而遁，何前后勇怯判若两人耶？则岂檀公三十策，走果为上计乎？傥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耶？比有人来自越南，述刘公雄据十余郡，常与法虏为难，去冬虏大创，议款而退；于是益服刘将军之以智自免。向尝疑床头捉刀者，或虎贲貌似中郎耳。今质之所闻，则夫英雄机鉴，殆非愚儒所能窥其际者已！

澎湖篇

澎湖屹峙海中，四面受敌，历来用兵，皆一战而克；然为全台门户，弃而不守，则闽厦之消息不通、全台之脉络不贯，故生台倚为重镇，设总兵、通判各一员守之。

倭防事起，巡抚唐景崧命澎湖镇总兵周振邦增募勇二千人、又命候补知府朱上泮统二千五百人专驻澎湖，以资防卫。恐临敌仓皇，接济不易，特给以半年之饷、新利之枪，子药加倍给足。上泮既到澎湖，与总兵周振邦不相能，分段而守。上泮守大城北炮台及北路各口，振邦守大小屿、妈祖澳及南路各口

；共驻兵四千余人，粮可支至数月。一拳石之地，得此重兵厚饷，似可以无虞矣。

二月初十日，有法船游弋至澎湖，其兵弁登岸，与振邦、上泮谈宴极欢，邀游炮台，巡视海口，彼此赠贻而去。至十七、八日，外即有倭船游弋。十九日，则倭船大集，汹汹有临敌之势。二十日，即开炮击大城北炮台。其守将刘某以巨炮还击，沉倭船二艘，渐次远扬。不意前次所乘法船，乃探我军虚实，查察登岸路径。至是该船亦泊口外观战，其舟中水手带倭兵数百人用三板由小港登陆，以其半径攻妈祖澳及厅城。振邦率队迎敌，竟不能支。其一半向大城北进攻炮台。上泮正在料理水战，而陆兵忽至，莫知所措，全军溃乱。甫与交绥，口外兵输亦乱击炮台，倭兵纷纷登陆，前后夹攻，亦不能抵御。上泮左腿受伤，亲兵救出，趋小港上舟，次早驶避台南。振邦与通判陈步梯见倭兵登陆，炮台不守，朱统领不知所往，进退失措，军心大震，略与交锋，亦以渔舟入小港逃避。回首城中，则遍树倭旗，澎湖失矣！

论曰：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旨哉言乎！夫百鹜不如一鸢，衰骥不如驽马；盖选才之难也。台防提镇亦伙矣，要皆自郅无讥，然且不相能以致败。嗟乎！萧、曹规随，平、勃交驩，恶得以私害公哉？如周、朱者，隳军实而长寇仇，又庸猥之甚者也！吾能无阮嗣宗广武之叹哉？

中日兵事本末罗惇齋

甲午兵事，以丹徒姚君锡光所著「东方兵事纪略」为最详尽，而笔墨颇病冗碎。余既略有异闻，更就当时在军中者考证焉；乃取「姚略」变易简括之，遂成斯编。（著者志）

朝鲜自前明隶中国藩服，修职贡甚谨；与日本并国于东海。明万历间，日本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，覆其八道，朝鲜几亡；明竭中国兵力，不足救之。会秀吉死，兵遽罢，八道复入于朝鲜。

满清入主中夏，郑芝龙据台湾。唐王、鲁王凭海隅以谋恢复，迭乞援日本，皆拒之。

自康、干以来，商舶东趋日益众，日本乃设奉行三员于长崎，以领华商。道、咸后，中国既与泰西互市、立约开诸口岸，尚未与日本互市也。同治元年，日本长崎奉行遣其属附荷兰船载货达上海；因荷兰领事言于上海道吴煦，请依西洋无约诸小国例，专至上海贸易，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，不敢请立约。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薛焕许之，闻于朝。是为日本互市之始。三年，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许其商民自报吾海关完税。七年，英国领事代请，许其商民至内地，给护照验行。皆其大将军德川时事也。九年（原文为「明治三年」），（日本）

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谒直督李鸿章于天津，请依泰西诸国例立约。总署仅许通商，而拒立约；前光力请于鸿章，卒许之。十年，其大藏卿伊达宗城来议约，前光为之副。与鸿章议于天津，定通商条约三十三款；而禁运货入内地，与西约盖殊焉。十一年，前光复来求改约，鸿章却之。是冬，复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，要改约；遂允之。十二年四月改约成，互换于天津。

先是，琉球船遇颶漂抵台湾，死于生番者五十四人；日本商民四，亦漂至遇祸。种臣既成约于天津，入都呈国书；命前光至总署，言生番事。总署大臣毛昶熙、董恂答之曰：『番民皆化外，犹贵国之虾夷，不服王化，亦万国所有也』。前光曰：『生番杀人，贵国舍而不治，敝国将问罪于生番；以盟好故，使某来告』。昶熙曰：『生番既我之化外，伐与不伐，惟贵国自裁之』！前光归报，日本遂有征台之役。

同治十三年三月，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，征台湾生番。先命厦门领事致书厦门道呈闽浙总督李鹤年，言：『去年副岛大使得请于贵国，今将兴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，若贵国声教所暨，则毫不敢犯』。鹤年复书拒之，不听；盖自闻昶熙等答前光言，知中国不足畏矣。日军薄社寮澳登陆，熟番迎降。熟番于生番，世仇也；导击生番，败之。进焚村落，深入至牡丹社。生番伏丛莽间，时起狙击，日兵不敢进；从道退守龟山，建都督府，辟荒芜屯田，为久驻计。闽督闻于朝，诏海疆戒严，征发旁午。命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大臣，督福州水师赴台，戒毋轻动。别遣闽藩潘蔚、台湾道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。至琅■〈王乔〉湾，日兵露刃夹道立，蔚等严诘从道，论辩久不决；蔚作色行，从道挽之；谓：『我国暴师海隅，为贵国征化外、辟荒秽，宁独无报耶』？蔚曰：『若速退师，宁赏军费』。与草约三款而还。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师与总署议，久不协，将决战；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。日军之屯龟山者受暑瘴，多死亡，思退兵；闻大军至，益思言和。乃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，来议和约；辨番地界，两月不决。英使威妥玛居间，要偿兵费三百万元；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楨电奏力争，谓：『倭备虽增，倭情渐怯；大久保之来，中情窘急，而故示整暇；我当坚持之』。廷议不欲遽启战事，乃允偿金五十万。九月，钤印换约。日兵归国，行凯旋礼；进从道爵。盖自是益轻中国矣。

光绪元年秋，日本以兵舰突入朝鲜江华岛，毁其炮台、焚永宗城，杀朝鲜兵，掠军械以去；复以兵舰驻釜山，要盟。方副岛种臣之来议约也，乘间语总署：朝鲜是否我属国？若为属国，则勾我主朝鲜通商事。总署答以『朝鲜虽我藩属，而内政、外交听其自主，我朝向不与闻』。当时大臣闇于国际法，对外惟知自大；洎屡遭英、法之役，惕于兵衅，遇事退让；凡所要求，无不如志。

其明告日本以朝鲜自主，实图省事也。至是，日本以兵胁朝鲜，而遣开拓使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、议官井上馨副之，赴朝议约。二年春，约定；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，互派使臣，并开仁川、元山两埠通商，日舰得随时测量朝鲜海岸。中国视之漠然也。是年春，始派侍讲何如璋充日本使臣，设横滨、神户、长崎等领事。三年，朝鲜以天主教事，与法国有违言；介日本驻釜山领事调停，书称中国为上国，言候上国指挥。日本以交际敌体，何得独尊中国？如朝鲜为中国属，则大损日本国体；严词诘责。朝鲜上其事，总署致辩日本谓：『朝鲜久隶中国，其为中国所属，天下皆知；即其为自主之国，亦天下皆知；日本岂能独拒』？其语不伦，日人弗顾也。

五年，日本入琉球，灭之，夷为冲绳县，虏其主而还。琉球久在藩服，职贡甚谨；其王即位，辄命专使册封焉。至是，诘日本灭我属国，日人拒焉。是时以伊犁边界与俄罗斯争甚烈，方备战，不能复与日本启衅，琉球遂永为日有。日人复以长崎假俄泊兵轮，中国不能引公法以争也。

泰西诸国，皆援日本通商朝鲜例，请通商朝鲜；中国谕朝鲜以相机因应，勿固拒。八年春，朝鲜遂与美国议互市之约，请莅盟；鸿章派道员马建忠、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兵轮偕美国全权公使东渡。朝鲜国王先以国书致美总统，自明为中国藩属，所以请中国莅盟之故；美使许之，乃定约于济物浦，汝昌、建忠监之。约成，朝鲜命其臣赍美约并致美国书，呈礼部转总署备案。未几，英、法、德三国皆遣使先后东渡，建忠为之介，皆依美国例先后成约。日本亦遣兵轮至，诘约事。其驻朝鲜公使屡诘约文，朝鲜不之告；乃叩于建忠，建忠秘之。约文及与西使磋议，皆主于建忠，朝鲜奉行而已；日人滋不悦，然无如何也。

朝鲜国王李熙，以支派入继。其父是应柄国，号大院君；颇拒外交。及王年长亲政，王妃闵氏强宗专柄，裁抑大院君；大院君恒郁郁思逞。六月，朝鲜军士以军粮蠹腐，杀仓吏，执军士数人置法，军哗将变。大院君乘机便杀执政，率兵入宫，将杀闵妃，胁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；遂杀日本练兵教师崛本以下七人，焚日本使馆。有预告者，日使花房义质逃而免，走归长崎。时建忠归国、鸿章以忧去，张树声署北洋大臣。闻朝鲜变，命建忠会丁汝昌率三兵舰东渡观变。抵仁川，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率兵舰先至；朝鲜惶惧，望中国援兵甚急。建忠上书树声，请迅入王京执逆首；缓则乱深，而日人得逞，损国威而失藩封。汝昌内渡，请增兵。是时，日舰先后泊仁川，陆兵分驻济物浦，花房义质将率师入王京；朝人大恐。树声命汝昌统七兵舰至于仁川，命提督吴长庆率所部三千人援东，便宜行事。朝命克五日期，以七月初四日航海，初七日抵朝鲜马山浦。师既济，薄王京。长庆、汝昌、建忠入城，同候大院君，减驺

从，示坦率。大院君来报谒，从者五百人；长庆命部将纳其众而守之。举大院君笔谈、设食，禁从官不得辄白事；大院君疑焉，语长庆使召从者还取衣。长庆出朝旨宣其罪，执而致之天津。朝命安置保定，乃幽之于莲池书院；凡四年。其王李熙再上书请归大院君，不许；仍许岁遣吏省问。熙亦不遣也。长庆既平朝鲜乱，驻师汉城；日人大失望。花房义质要狭不遂，声言决绝去；朝鲜惧，介建忠留之仁川，派全权就仁川议。朝鲜请命于建忠，建忠授之辞，使磋议。乃朝人畏日甚，卒偿金五十万，开扬华镇市埠，推广元山、釜山、仁川征程地，宿兵王京，与长庆对镇；若公同保护焉。是年秋，给事中邓承修、翰林侍读学士张佩纶请乘兵威伐日本，责琉球事；付鸿章议。鸿章以『海军未备，渡辽远征非计』覆奏；不果行。

朝鲜志士，奋起言新学，号维新党，目执政为守旧党，相持甚急。光绪十年，维新党金玉均、洪英植、朴泳孝、徐光范、徐载弼等谋杀执政而代之。玉均等曾游日本，昵日人；至是，倚为援。英植时总邮政，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与朝鲜各官宴于邮署，日人预其谋，公使竹添进一郎不至，预运械入使馆；酒间火起，乱党入，伤禁卫大将军闵泳翊、杀朝官数人于座。外宾惊散，日本兵排门入景佑宫，金玉均等直入寝殿；挟其王，矫令速日兵入卫，杀其辅国闵台镐等八人。次日，乱党自署官：洪英植为右参政，泳孝等管兵。议废立，欲幽王于江华岛，而日使欲致诸日京，议未决，而勤王兵起。朝鲜臣民吁长庆靖难，长庆责日使撤兵，不答；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，及阙，日兵发枪拒焉。长庆疑国王在正宫，恐伤王，未还击；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，乃进战于宫门外，金玉均等皆出助战，王乘间避至北阙庙；华军侦知之，迎王归于军，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。泳孝、光范、载弼奔日本，而日使自焚使署，走济物浦。朝民弥仇日人，长庆聚其官商妻孥，卫之出王京。朝鲜具疏告变，命吴大澄为朝鲜办事大臣、续昌副之，赴朝鲜筹善后。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至济物浦，以五事要朝鲜：一、修书谢罪；二、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；三、杀其大尉矶林之凶手处以极刑；四、建日本新馆，朝鲜出二万圆充费；五、日本增置王京戍兵，朝鲜任建兵房。朝鲜皆听命成约，而日本怨中国乃愈深矣。光绪十一年春，日本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、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津议朝鲜约。鸿章为全权大臣、吴大澄副之。与议定约三款：一、两国屯朝鲜兵，各尽撤还；二、朝鲜练兵，两国均不派员为教练官；三、将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，须互先行文知照。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，有此巨谬，成公同保护之条约；鸿章不之知，举国亦无人诘其谬误，犹泰然曰：『朝鲜，我属国也』。以至于甲午，遂启大争，成中国之巨祸，皆此约成之也。

先是，俄人伊犁界务纠葛，将失和，以兵舰驶辽海；英人亦以兵舰至，踞

朝鲜之巨文岛，以泥俄人。及伊犁约成，英人虑扰东方大局，冀中国始终护朝鲜，屡为总署言；总署漫不为备，至是日人谋朝鲜益急。光绪十二年秋，驻英、法、德、俄使臣刘瑞芬致书李鸿章谓：『朝鲜毗连东三省，一有摇动，震撼边疆；宜乘其内敝，收其全国，改建行省；此上策也。如以久修职贡，不忍利其土地，则约同英、美、俄列强公同保护，亦足以保安全』。鸿章韪之，上之总署；总署不可，事遂寝，鸿章亦深惜焉。

光绪十五年，朝鲜饥。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粿，日人诟焉。至明年禁弛，日人谓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万余元，责偿于朝鲜；朝鲜为罢秉式官，许偿六万元；不可，日人至三易公使以争偿金。至光绪十九年，卒偿金十一万元，事乃寝。今总统袁公世凯时充朝鲜商务总办，朝鲜倚中国，其执政尤善袁公，日人深忌之。偿金之役，久乃决，日人疑袁公阴持之。

朝鲜执政闵泳骏，闵妃之族也；素疾日本，而国中新进厚自结于日人。朝鲜乱事，金玉均、朴泳孝等皆逃于日本，日人深庇之；朝鲜极欲得玉均等，李逸植、洪鍾宇乃分往刺之。鍾宇，英植子也；痛其父为玉均所煽被诛，欲甘心于玉均，乃佯交欢之。光绪二十年二月，鍾宇偕玉均来游上海，同寓于东和馆，日人所设旅馆也。鍾宇击毙玉均于旅舍，沪官捕系之，以诘朝鲜；朝人谓玉均叛党、鍾宇其官也，请归其狱自讞之；乃以鍾宇暨玉均尸归于朝鲜。朝鲜戮玉均尸，以盐渍其首；而擢鍾宇官。日人大哗，乃为玉均发丧，赴者数百人。李逸植亦刺泳孝于日本，未中；日人捕获逸植毙之，朝鲜不敢问。朝、日之隙日深，而日人怨中国亦愈甚；图朝鲜之谋，乃益亟矣。

洎朝鲜东学党变起。东学者，起于崔福成；刺取儒家佛老论说，转相衍授。当同治四年，朝鲜禁天主教，捕治教徒，并捕东学党乔某戮之，其党卒不衰。至光绪十九年，党人诣王宫讼乔冤，乞昭雪，不许，请益亟，乃捕治其魁数人，愤益思逞。民久怨政府，思暴发，党人乘机煽之。光绪二十年春，乃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。朝主以洪启勋为招讨使，假中国「平远」兵舰、「苍龙」运船自仁川渡兵至长山浦，击乱党于全州。初战甚利，乱党逃入白山。朝兵蹙之，中伏大败，几覆师；乱党由全罗犯忠清两道，兵皆溃，城陷，扬言直捣王京。朝鲜大震，来乞援师。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、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、榆防兵东援，屯牙山县；按光绪十一年条约，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告日本外部：以朝鲜请兵，中国顾念藩服，遣兵代平其乱。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藻书谓：『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，而朝鲜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』；凤藻以闻。日本既闻中国出师援朝，亦以兵北渡。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适归国，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；大队继至，前后八千余人；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以出师平朝鲜乱，照约告于中国。总署复书谓：『我朝抚绥藩服，因其请兵，故命将平其内

乱，贵国不必特派重兵；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，贵国之兵，亦不必入其内地』。日使复书谓：『接本国复电，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。今照日、朝两国「济物浦条约」及中、日两国「天津条约」派兵至朝鲜；兵入朝鲜内地，亦无定限』。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，弃全州遁。朝兵收会城，乱平；而日兵至不已。中国约日本退兵，日人要改朝鲜内政，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。驻日使臣汪凤藻复书谓：『整顿内治，任朝鲜自为之，我中国不顾干预；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，尤不应预其内政。至彼此撤兵，请稽和约专条行之』。中国屡以「朝鲜自主」之文彰诸公牒，而又屡称朝鲜为藩服，背驰已极；而总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谬，至启大争，以迄丧败，国中尚鲜明此义者。日本坚不肯撤兵，复书谓：『中日两国同心预其内治，则朝鲜足以安全；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，而但要我国之退兵！英政府善意调停，而中国胶执殊甚；若因此而启兵端，实惟贵国执其咎』。盖其意已决用兵矣。

日本以朝鲜请兵中国，皆闵族所为；恶其执政闵泳骏，遂恶王妃。以执政亲中国，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，殊怨袁公；欲藉兵力改革其内政，去泳骏等，收其国权，以遏中国，故坚不肯撤兵。日兵皆据王京要隘，而中国屯牙山兵甚单。袁公屡约志超，电请北洋发战舰至仁川，并增陆军驻马坡以备日本。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本退兵，恐增兵益为日本借口，终不许；并戒志超勿以兵近王城，妨启衅。各国使臣居间调停，皆无成议。日使大鸟圭介逼朝鲜完全自主，谢绝中国，朝鲜不敢从。鸿章屡议与日和，而日本索赔款三百万。朝士大哗，以日本蕞尔，敢抗大邦，宜大张挞伐。枢臣翁同龢握大政，修撰张謇其门生最亲者也；力主战，并力言北洋军之可恃，乃决备战，而鸿章意仍不欲失和。朝野益诋鸿章，谓鸿章贰心于日本；其子经方久旅日本，曾纳日妇，时纶谓经方为日本驸马、鸿章与日本姻娅，乃始终言和；及丧败赔款，犹谓鸿章有意卖国也。当海军衙门建立时，醇亲王奕譞为总理；孝钦后建颐和园，拨海军经费三千余万供建筑费，奕譞向将顺后，故后尤信任之，海军费绌，设备多不完，惟鸿章知之深，朝野皆不习外事，谓日本国小不足平，故全国主战。独鸿章深知其强盛，逆料中国陆海军皆不足恃，故宁忍诟言和；朝臣争劾鸿章误国，枢臣日责鸿章，乃不得已而备战，时日军已久踞朝鲜矣。

日兵既据朝鲜王京，遍布水雷汉江口，以兵塞王京诸门；凡华人出入必搜索，华侨乃争内渡。袁公赴仁川还国，驻朝华员均逃归。六月二十一日，大鸟圭介率兵入王宫，杀卫兵，掳朝鲜王李熙，以大院君主国事。大院君于光绪十一年释归，方闲居也。矫王令，流闵泳骏等于恶岛，凡朝臣不亲日本者皆逐之；事无巨细，皆决于日人。袁公归，力言于鸿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；乃以大同

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于天津、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于奉天、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于旅顺、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于奉天。四大军奉朝命出师，虑海道梗，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，渡鸭绿江入朝鲜；盖迂远甚矣。牙山兵孤悬，援师久不至，鸿章租英商轮「高升」载北塘防军辅以「操江」运船，载械赴援。日人预贿中国电报生泄行师期，以兵舰预邀之；截「操江」船，「操江」悬白旗任掠去，日舰「吉野」、「浪速」以鱼雷击「高升」，沉之。

初，光绪十年立海军衙门于京师，建旅顺、大连湾、威海卫炮台。十四年，定海军经制，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；海军大半闽人，汝昌淮人陆将，孤寄其上，大为闽党所制，威令不行。左、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，军士去船以嬉；每北洋封冻，海军岁例巡南洋，率淫赌于香港、上海。盖海军之废弛久矣。朝鲜变起，鸿章令「济远」兵舰率「扬威」、「平远」往护朝鲜。及日本兵大集，「济远」管带闽人方柏谦以「济远」逃归。鸿章方冀和，召诸舰悉归。泊日本掳朝王，绝海道；乃命「济远」、「威远」、「广乙」先后赴牙山。遇日舰先击，「广乙」受殊伤，逃焉。「济远」继逃，日舰「吉野」、「浪速」追之急，方柏谦竖白旗、继树日本旗，仍追不已，有水手发炮中日舰。柏谦生还，以捷闻。塞威海东西两口，而朝鲜海上遂无中国舰队，日舰纵横海上；中国但为防海计，不复能争海上之权矣。湖南巡抚吴大澄自请赴前敌，至威海相炮台。汝昌率全军抵旅顺，陆军四大军俱集平壤，海军大发，集于大东沟、鸭绿江口。汝昌自坐「定远」为督船，与日舰相见。战既酣，「定远」击沉其「西京丸」一艘，而中舰「超勇」沉焉。「致远」最奋战，与「吉野」、「浪速」相当；「吉野」，日舰之中坚也。「致远」药弹尽，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，闽人素忌之；「致远」战酣，闽人相视不救；世昌愤痛，决死敌，乃鼓快车撞「吉野」，思与同尽；「吉野」驶避，「致远」中其鱼雷，锅裂，遂沉焉；世昌死之，全船皆殉无逃者。而「济远」方柏谦不战而逃，转舵误撞「扬威」；坏其舵，行愈滞，日舰至，击沉之。「济远」既逃，「广甲」从之，「靖远」、「经远」、「来远」不能支。「经远」管带阵亡，日人掳焉。诸舰既争逃，惟「镇远」、「定远」猛战，日五舰绕攻之，「定远」轰其「松岛」舰，几沉之；日海军中将伊东佑亨坐船也。「定远」亦受重伤，炮械俱尽。日既暮，日舰解围去。「定远」等脱归旅顺，「济远」已先归。「广甲」已抵大连湾，误触礁不得出；越日，日舰至，炮碎之。是役，凡失五舰：「致远」、「经远」、「超勇」、「扬威」、「广丙」是也；其存者，惟「定远」、「镇远」、「来远」、「靖远」、「济远」、「平远」、「广甲」七艘，已不能军矣。汝昌立「定远」敌楼督战中弹，伤■〈月妥〉仆地；管带总兵闽人刘步蟾闻

战震悚失次，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，始能毕战。汝昌归于威海，鸿章命斩方柏谦于旅顺；以邓世昌死事上闻，得旨谥「壮节」。

叶志超军驻牙山，闻「高升」被击沉，聂士成言于志超曰：『海道既梗，牙山绝地不可守；公州背山面江，势便利，战而胜可据守以待后援，不胜犹可绕道出也』。志超从之。日兵已逼成欢，士成率五营驻成欢。日前锋至，迎击获胜；日兵大至，以无援败。趋公州就志超，而志超已先弃公州行。士成追及之；以兵单恐与日军遇，乃绕道渡大同江，至平壤，与大军合；两月始达。志超以成欢之战杀敌相当，铺张电鸿章；乃据以入告，获嘉奖，奏保员弁数百人、赏军士二万两，遂拜总统诸军之命。

是时，中国军队并屯平壤；高丽之旧京也。朝民素亲中国，闻大军至，争献酒浆饗军；而军士残暴，夺财物、役丁壮、淫妇女，卫汝贵军尤甚，朝民大失望。志超抵平壤，统诸军。志超素庸懦，不足服诸将，汝贵尤贪纵；左宝贵、聂士成皆忠勇善战，而志超漫无布置。大军聚平壤，诸将日置酒高会，筑垒环炮为固守计。日兵侦探队至大同江，华军聚而歼之；继至者，均逐去。志超以屡获大捷闻。盛军夜出哨与毅军遇，互疑为敌；相轰击，死伤甚众。志超聚全军为婴城计，日本分道来攻。马玉昆守大同江东岸，血战久；汝贵援之，日兵败去。而左宝贵扼元武门岭，日兵大队至。志超将冒围北归，宝贵不从；以兵守志超，防其遁去。日军猛扑宝贵军，酣战久，卒不敌。宝贵矢必死，登城指挥。连中炮，堕地犹能言；及城下，始殒；部将死数人。日军占元武门，开城以纳大军；志超遍悬白旗，乞缓兵。马玉昆闻元武门失守，奉志超令速撤军，乃归平壤。志超既树白旗，日人来议受降；志超乞率兵归，日人拒焉。志超乃率诸将弃平壤北走，日兵邀之于山隘；兵溃，回旋不得出。枪炮齐击，人马枕藉，死二千余人、被掳数百；而将领皆得生逃，军储器械、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。朝鲜境内，华兵绝迹矣。

当大军屯平壤，朝命诸军继发为后援。四川提督宋庆以毅军发旅顺、提督刘盛休以铭军发大连湾、将军依克唐阿以镇边等军发黑龙江，皆会于东边九连城。军未集，而平壤军已退，志超率残军万余人过安州、定州，皆弃不守。聂士成时在安州，以安州山川险峻，宜固守以遏日兵；志超不听，奔五百余里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。九连城与朝鲜之义州隔水相对，界鸭绿江；大军既先后入九连城，朝旨夺志超职、卫汝贵逮问，以宋庆接统诸军。汝贵治淮军久，以贪谄至提督；援朝时，年六十矣。其妻贻书曰：『君起家戎行，致位统帅；家既饶于财，宜自颐养。且春秋高，望善自为计，勿当前敌』！汝贵守妇诫，益避敌军。败逃后，日人获其书，后引诸教科书以戒国人。宋庆忠勇敢战，然无调度，非大将才；诸将行辈相若，骤稟节度，多不悦。故诸军七十余营散漫无

纪，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敌。日军全据朝鲜，军实即厚，乃渡江来攻。逮九连城不守，长驱之势成矣。宋庆驻中路九连城，以聂士成守虎山；九连城要隘也。日军集于义州，作欲渡状；中路严备之。而日军乃潜袭上下游，其枝队出东路渡安平河；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，奔宽甸。其义州军乘夜造浮桥达北岸，铭军竟不觉；侵晓，日军于南岸列炮队护其军渡桥者数千人。铭军溃，诸军从之。独聂士成尚保虎山，日军环攻之；士成力不支，退而西。宋庆遣援军来，而虎山已失；退渡叆河，挤而死者相藉也。宋庆弃九连城，北趋凤皇城。日军分队东下，丰伸阿、聂桂林弃安东，奔岫岩州。于是东起安平河口至安东沿鸭绿江境，皆为日据。宋庆以凤皇城不可守，退握大高岭，以守辽阳州，日军遂占凤皇城。时旅顺围急，乃诏宋庆回援旅顺；而大高岭之防，专属于聂士成。日军趋宽甸，依克唐阿遁，宽甸及蒲石河诸军望风溃。日军分兵三路扑岫岩州，丰伸阿等弃城奔析木城。是时日第二军已陷金州大连湾，进逼旅顺；据东边之第一军分兵出辽阳之西，与第二军会，以断大高岭后路。宋庆回援旅顺之师屯盖平，屡捣金州不得进。而丰伸阿、聂桂林驻析木城，日军驻牵马河以缀宋庆兵，而分兵扑析木城；丰伸阿、聂桂林奔海城。日军并逼之，复遁去；关外戒严。

其东路聂士成驻大高岭之军，直凤皇城西北；依克唐阿之军，直凤皇城东北；吕本元、孙显寅率盛军守连山关。日军至，本元等遁，遂逼大高岭；士成守备严，乃移向草河口，依军击败之。日军乃弃连山关，聚兵草河口，横断聂、依两军。聂士成屯分水岭，以拊日军之背；依军夹攻之，阵斩一中尉。凤皇城日军以大队来援，依军连战胜之；日军退守凤皇城。依克唐阿遣军会士成趋凤皇城，大战于通远堡，死伤相当。依军逼叆河日军，日军夜袭之，多伤亡；翌日大战于一面山，右翼兵杀死日军甚众。左翼兵先溃，右翼兵不支，遂退；中途遇伏，马队统领永山死焉。安东之日军已西陷海城，辽西危急；诏依克唐阿移军援辽阳。吉林将军长顺会宋庆军与日军相持，互相胜败。聂士成请自率精锐出敌后往来游击，截其饷道，令彼首尾兼顾，敌乃可克也；诸帅不许。士成自率兵过通远堡，逼雪里站而阵；日军至，伏兵起击，走之。凤皇城日军大队至，士成预伏兵、张疑军以待之，复败日军。是时辽东、金、复、海、盖尽为日本有，山东之威海卫亦燬焉。依克唐阿、长顺、宋庆、吴大澄诸军屡败于海城，畿疆危迫；诏士成入关卫畿辅，以江苏臬司陈湜率湘军二十营代士成守大高岭。凤皇城日军以兵单，故不复出兵四犯，而凤皇城以北遂鲜战事矣。

鸭绿江之战，海军败后不复能军。日军以兵舰至金州东之貔子窝登岸，以袭旅顺。

旅顺形势之险为海疆最，自光绪六年经营军港、建炮台，凡十六年，置重

兵守焉。东事起，旅顺守将宋庆、大连湾守将刘盛休并率所部赴防九连城，鸿章别命提督姜桂题、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，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；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。日军袭据花园港，饵土人导至貔子窝运马炮；阅十二日，海陆军无阻者。徐邦道谓『金州失，则旅顺不可守，请分兵逆之』。诸将各不相统，莫之应；邦道自率所部行。怀益部将请往备战，怀益不许；曰：『吾奉命守台，不闻赴后路备敌也』。邦道至，固请兵；乃分步队随邦道行。日军大队至，兵单将不守，电怀益告急；怀益方督所部运辎重渡海作逃计，弗之应也。日军遂占金州，进逼大连湾，怀益奔旅顺。大连险隘蔽旅顺后路，军储最厚，怀益预括饷逃；大炮百二十尊、弹炮枪械无算，尽资敌矣。日军驻大连湾十日，始向旅顺。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，怨大连军储之资敌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，不复作守备矣。营务处道员龚照珩闻金州陷、陆路绝，大惧；渡烟台至天津。鸿章斥之，乃还旅顺。自照珩之逃，军民惶扰；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，军中弗问也。旅顺六统领不相辖，乃共推姜桂题主之。桂题闇于调度，相顾无措。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，愤痛思自效。请增兵，不许；请械，许之。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，大挫日军。及大队继至，邦道军饥疲无援，乃退兵。照珩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，黄仕林、赵怀益、卫汝成先后遁；其部卒肆掠，夺民船而渡。日军未至，而旅顺墟矣。徐邦道孤军拒战，伤残几尽。

日舰已纵横海面，其陆军分踞炮台，守兵皆逃，徐邦道、张光前、姜桂题、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。旅顺遂陷焉。

宋庆与日军相持于海城，日军攻缸瓦寨，破之；宋军退守田庄台。旅顺陷后，诸军均奔复州依宋庆。宋庆命章高元、徐邦道、张光前守盖州，自率军北援。日军扑盖平，与章高元相持盖平河上；高元鏖战甚烈，日军乃绕攻凤皇山。张光前闻敌至，先溃；日军遂占盖平，分军夹攻高元。徐邦道方自牛庄移师还，合高元拒战；不敌，败退。姜桂题率铭军来援，邦道请夜捣盖平，谋克复，桂题辞焉；诸军皆退营口，宋庆自率徐邦道、马玉昆兵万二千人屯太平山。日军猛攻之，邦道、玉昆皆力战，却之；日大军并集，邦道等败退，日军据太平山。依克唐阿、长顺以兵三万人图收复海城，屡战不利；李光久以湘军至，会邦道攻海城，皆不克。日军踞海城仅六千人，而宋庆所部四万人，益以提督唐仁兼驻奉天兵万六千人，凡五攻海城不能拔。日军坚守海城缀中国大军，以便海道扰山东也。

自平壤败后，朝廷虑淮军不可恃，乃思用湘军；故湘将魏光燾、陈湜、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。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，授钦差大臣，督办东征军务，驻山海关；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；大澂已先驻山海关也。大澂率军图海城

，环海城而军者六万余人。日军逼辽阳，依克唐阿托词援辽东，移军遁，长顺随之。魏光燾败于牛庄，李光久弃军逃，死二千余人、掳八百余人、军械甚富。吴大澄弃田庄台，夜奔入关，将士从风而靡。宋庆方以三万人屯营口，而军资皆在田庄台；及大澄逃，宋庆回军援之；留蒋希夷守营口，希夷遽弃营口遁去。宋庆扼辽河北岸，日队尽以所获炮列辽河南岸猛攻，守岸兵不支；日军踏冰渡河，宋军溃而西。于是，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。

旅顺陷后，海军提督丁汝昌褫职，仍统海军驻威海；兵舰既弱，坐守而已。朝廷逮问汝昌，鸿章请以戴罪立功。日舰集大连湾将袭威海，先攻登州，陷荣城；日舰二十五艘环威海口外。海军方新败，并匿不出；道员戴宗骞统绥巩军驻守北帮炮台，以分统刘朝佩驻南帮炮台。日军夺枫岭攻南帮后路，朝佩败奔北台。汝昌恐炮台不能守，命卸巨炮机件以归，免资敌；宗骞持不可。无何，南台陷；宗骞奔刘公岛。日军踞炮台，以台之巨炮俯击澳内兵舰，别以鱼雷艇入口袭击，中「定远」，伤甚，驶泊刘公岛沉焉。复以鱼雷袭「来远」、「威远」，沉之。时「来远」管带邱宝仁、「威远」管带林颖启，方登陆冶游未归也。鱼雷管带王登瀛率鱼雷十二艘欲逃出口，日舰追之，并掳焉。海军水手并登岸噪出，鸣枪过市，声言向提督乞生路；刘公岛中大扰。诸洋员请姑许乞降，以安众心；汝昌不可。诸洋员与兵输管带等已密有成议，欲以众挟汝昌降。「靖远」已为炮击沉，汝昌驻「镇远」。军士拥护军统领张文宣至汝昌所，噪围之；营务处道员牛昶炳及各管带至，相向泣。乃集洋员计事，皆主降。德员瑞乃尔入舱密告汝昌曰：『兵心已变，势不可为；不如沉船、毁炮台，徒手降敌，计较得』。汝昌从之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，诸将不应；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，亦不奉命。军士露刃挟汝昌，汝昌入舱仰药死。牛昶炳乃集诸将推英员浩威作降书，仍托汝昌语钤印；命「广丙」管带程璧光乘「镇边」艇县白旗诣日军乞降。日军既受降，乃以「康济」舰载汝昌榱送于烟台，海军扫地尽矣。

方东事初起，李鸿章已主和议；及诸城邑相继陷，朝意亦思言和。十月，侍郎张荫桓至津，就鸿章议，未决。鸿章命税务司英员德璀琳东渡，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书；抵神户，日官电达内阁，内阁谓私函非国书、德璀琳非中国大员，非钦派不能与议。璀琳归，日人谓议和须割地并偿兵费四万万两，由美国公使居间；乃命侍郎张荫桓、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，赴日本会议，瑞良、顾肇新、伍廷芳、梁诚等从。至广岛，日本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，互校敕书于广岛县厅；日人谓中国全权之敕书非全权通例，以书告绝。荫桓等力争不得，遂归国。日人致书美使，谓『中国如诚意求和，当派位望素隆之大员，畀以全权，仍可随时开议』；盖阴指鸿章也。

正月十九日，命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，赴日议和；以王文韶代为直督。美使函告鸿章，言日本来电云：『除先偿兵费并朝鲜自主外，若无相让地土及画押全权，则使臣可无庸前往』。鸿章请诸朝，许之，鸿章乃行；挈其子经方及美员福世德、参赞罗丰禄、马建忠、伍廷芳等从。抵马关，日本全权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等集马关，以春帆楼为会议所，互勘敕书。伊藤博文要以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为质，始允停战；鸿章不可，伊藤执愈坚。鸿章谓若不允停战，请勿攻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三处，先议和约；伊藤不可。乃先议约。二十八日，鸿章自会议所归，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狙击，弹伤颧，创甚；日皇深致歉意，遣医慰治。欧亚舆论颇沸，乃允停战，不索质地；订停战约，惟奉天、直隶、山东暂停战，以二十五日为限。伊藤以和约十款相要，限四日议覆。鸿章告总署，言日款最要者：一、朝鲜自主；二、奉天南边各地、台湾澎湖各岛，均割弃；三、赔偿兵费三百兆两。所索过奢，请密告英、俄、法三国公使调停。鸿章先覆伊藤：一、朝鲜自主，须改日本所拟约文；二、奉天南境难割弃；三、赔款三万万，非力所及。伊藤复书拒焉，仍促速议；鸿章乃允割奉天之安东、宽甸、凤皇城、岫岩州四地及澎湖诸岛，赔款一万万两。鸿章创已愈，复会议于春帆楼。伊藤再交约稿，于割地款入内减去宽甸，赔款减至二万万两，分六期、七年偿清；谓此次约稿，中国但「允」、「不允」两言而决，勿縻时日。鸿章辩久，伊藤持愈坚，且限四日覆。鸿章电奏，得旨允「可」；乃互签约，展停战期二十一日，约互换于烟台。约文大略：一、朝鲜完全自主。二、奉天南界从鸭绿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至凤皇城、海城、营口，台湾、澎湖及所属岛屿，均割让日本。三、割让界务，限一年毕事。四、赔款二万万两，分八次交清。五、人民迁徙，限二年以内；逾期不迁，永为日民。六、开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四口通商。七、换约后三月内撤兵。八、暂占守威海卫，候赔款清偿后撤兵。九、俘虏不得虐待。十、本约批准互换，罢兵。十一、定期在烟台互换。既签约，鸿章还天津，称病不入都，而遣伍廷芳赍和约至。

当鸿章未发时，朝命诸臣议和战；及割地议起，朝野大愤，台湾臣民争尤力。及鸿章成约归，中外诸臣章奏凡百十上，康有为等数千人上书尤激昂；朝意颇为动，命鸿章改议。鸿章以全权签约，无更改理，虑腾笑万国，坚不从。枢臣孙毓汶、徐用仪主速换约；主事何藻翔、罗凤华上书请戮毓汶等以谢天下，不报。

和局之成，美国为介绍；英人颇阴袒日，而俄、法、德三国滋不平。日据辽东，俄引为大害；三国驻日公使力阻其议，而俄兵舰已纷集日本之长崎及辽海，势张甚。日、俄本不敌，又新战中国，断无余勇以战俄，乃隐忍还辽东。三国公使告总署：『辽东地不悉归，毋批准换约』。时朝廷意犹豫，乃命王文

韶、刘坤一议决和战；文韶等言『沈阳、京师两地所关重大，务策万全。以直隶言，如提督聂士成、总兵吴宏洛、章高元、陈凤楼等军均堪一战；其榆关以迄辽、浑诸军，未敢臆断。今势成孤注，与未议约前不同；乞飭下诸臣熟议』！朝意乃决签约。命道员伍廷芳、联芳为换约使，赴烟换约。日本换约使伊东美久治至烟，谓『更易割辽条约未奉国令，马关约不可改』。俄舰泊烟台十艘，将备战；伊东恐，电请国命，乃从归辽议。夜半，换约。时王之春以赴俄吊贺专使归，道出法京，说法干预和约，以台湾质法，议将成；驻法使龚照瑗密以电鸿章，鸿章虑破和约，乃电促伊藤博文，遂遽换约。四月二十五日，命李经方为割台湾使，日本以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，于日舰中交割。时日兵尚据辽东，俄、法、德三国严诘退兵；日乃索赎辽东费一万万两，徐减至五千万两。八月，三国公断为三千万两，日人要赎款清偿后三月始撤兵。仍命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，林董要约四条：一、偿款三千万两；二、俄、法、德永不得占东三省，中国亦不得割让；三、大连湾通商；四、大东沟、大孤山开商埠。议未定，而三国严责日本速撤辽东兵；乃仅偿款三千万定约。互换于京师。和议既大定，乃先输赎辽费三千万两。十月，日本撤辽东兵，交还奉天南边诸城；兵事乃告终焉。

当中国盛时，日本不敢与抗。咸丰庚申中、英之战败衅，开五口通商，英、法、俄、美并为有约之国；日本不得与。及伊藤博文来议约，谒李鸿章于天津。李鸿章卑视日本，其贵倨之态，伊藤不能堪，不敢与较；至马关议约时，伊藤为廷芳言，犹有余愤。海军之力倍于日本，以将校骄淫，结党以胁其帅；丁汝昌非习海军，不足统驭。平时训练不力，士卒嬉游成性；临战不能调度，方柏谦辈遇敌先逃，一战而海军熠焉。旅顺、威海皆天险，经营十余年，敌至皆委之以去。其后日、俄之战，殒士卒十余万，攻四阅月，仅乃克之；而是役失旅顺仅数日，威海相继陷，军心先变，汝昌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。及海军部立，乃鸠集当时生降逃窜之士，以谋海军；率先请追恤汝昌，复其官。叶志超以便滑致统帅，屯师平壤，望风先逃；诸军云集辽东，散漫无纪，以成敌军长驱之势。鸿章始终主和，而枢臣翁同龢与鸿章不睦，军事既一以责鸿章，而枢臣又阴持其后，鸿章既仓猝备战，而将帅又皆非才，是役败后，乃一蹶不复振矣。日人慑于俄、法、德三国之威，忍辱以还辽东，全国引为大耻；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，培力既厚，遂有报俄之役。俄、法、德以仗义归辽，责报殊奢，而中国复乖于应付。于是俄据旅顺、大连湾，英据威海卫，德据胶州湾，法据广州湾，以互为钤制；均权之说昌，中国乃不国矣。

东方兵事纪略（二篇）姚锡光

台湾篇上（第九）

台湾篇下（第十）

台湾篇上（第九）

光绪乙酉中、法和议成，建台湾行省。升淡水厅为台北府，作会城，驻巡抚。经营铁路、商轮、屯垦，开煤、磺诸矿，岁入三百数十万，菁华咸萃台北。以基隆、沪尾为台北门户。基隆澳设炮台四：首社寮、次顶石角、次小基隆、次仙人洞。又筑陆路炮台于狮球岭，以扼基隆、台北之冲；沪尾炮台二：曰沪尾、曰关渡（关渡在沪尾口内十三、四里，为台北、沪尾水程要路）。基隆值省会东北，山海依倚，最据形势；商轮、矿务诸局在焉。铁道六十里至会城，山岭复盍，回环拱卫。沪尾值省会北稍西四十里，内港直达台北；缘港皆坦途，无阻隘。循沪尾稍西而南为台中，再南为台南，并沿海岸港口纷歧，不可枚举。惟台南府之安平口（即鹿港口）有炮台三，再南打狗港有炮台一，打狗港北岸之旗后有炮台一。建省之始，经营缔造则巡抚刘铭传；铭传宿将，所部淮军从驻台者四十余营。继之者邵友濂；友濂抚台，屡遣撤，存者仅二十余营。二十年六月倭衅起，海疆戒严。台湾悬海外，为东南洋屏蔽，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、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师渡守。友濂又调南洋之「南琛」、「威靖」两兵轮往护海面，六月十二日抵台（「威靖」于甲午九月仍回南洋）。七月，永福率广勇两营至台北；增募六营，成八营，仍称黑旗。八月，岐珍统所部十营亦至，兵稍集。乃令提督张兆连率十三营守基隆以扼社寮、顶石角、小基隆炮台；台绅道员林朝栋统十营守狮球岭，筑狮球岭炮台；提督李本清统所部七营守沪尾。本清固驻中路新竹，而知府朱上泮固驻沪尾，至是移上泮守中路。未几，本清与藩司唐景崧交恶；本清求去，乃以提督綦高会守沪尾。八月，复以提督廖得胜易高会。特两月间，沪尾凡易三将。又改令上泮往澎湖，偕总兵周镇邦以守；而以台绅邱逢甲率土勇守彰化、新竹。兵冗将新，人和、地利皆失，固窳敝不任战。友濂旋闻援高诸将败溃入边，凤皇、九连诸城相继不守；虑兵祸将及台湾，大惧，徘徊思去。政府亦谅之，十月，调湖南巡抚；以藩司唐景崧署台抚（电谕：唐景崧既经署理巡抚，责成綦重，并着与杨岐珍、刘永福妥为商办，不得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倘与僚属动辄齟齬，遗误事机，恐该署抚不能当此重咎也）。景崧电调刑部主事俞明震（事在甲午十一月）、副将陈季同（事在乙未二月）、礼部主事李秉瑞亦至台求自效（事在乙未三月），三人先后至。二十一年正月，景崧令副将黄义德督弁目吴国华挈银二十万两内渡，至广东募勇。义德，粤人；吴国华者，本粤洋盗，知县唐镜沅介诸景崧，谓其大侠知兵；景崧昵之。二月，广勇陆续至，喧扰无纪律，不可统驭；台湾兵事益坏。初，景崧以道员与永福同事于粤西（永福归中国，乃景崧说之），后积不相能；至是，移永福军于台南，会台南镇总兵万国本守南路

；景崧自任守台北。自张兆连一军以外，专倚广勇；命知县胡友胜（广西人）统广勇守狮球岭，而移林朝栋（所部皆台湾土勇）守中路彰化；其南路，则责成刘永福云（是为三路分守之议）。

二月二十七日辰刻，倭兵船攻澎湖；我妈祖宫炮击之，伤其两艘。盖倭人将于澎湖之文良港（即龙门港）登岸，而先攻妈祖宫炮台以牵缀我师。统领知府朱上泮等不察，乃电台湾告捷；崧立保上泮道员，并以银二万两犒军。是日澎湖兵弁力争赏银，倭已从文良港登岸，我兵不能支。二十八日巳刻，澎湖至台湾电线断；二十九日辰刻，倭遂入澎湖城。澎湖既失，台湾益孤，而广、闽、苏、浙海道中梗。于是，中国凡购外洋军械尽截于倭；委输将断，而和议益亟矣。上泮、镇邦逃归台湾（由鹿港登岸）；上泮以受伤免罪，镇邦得严议（寻解福建）。

三月，李文奎击杀中军方副将于巡抚署；抚署大乱。李文奎者，原直隶保定游匪；从淮军渡台，得保外委，充抚辕亲兵。时方副将为武巡捕，文奎犯禁令，责革；乃转事中军副将黄翼德，充什长。是岁正月，翼德募勇往广东，以方副将署中军副将；文奎以事责革去，遂思乱，其党布城中及抚署内外。三月二十五日午后，景崧之婿余姓者内渡，令勇丁舁其装出抚署。将入船，文奎率党十余人持刀劫于道；勇丁逃，文奎令其党安置掠物关帝庙；而自追勇丁，直入抚署门；方副将自出喝曰：『汝欲反耶』？文奎径砍其头；方副将抱头反奔，入门已踣。中军护勇时屯署内，将应文奎，争出棚放排枪，盖以为号也；帮带某见事急，自闭营门，并闭抚署门。景崧闻变不知颠末，先遣官出询；甫及仪门，已中刀返奔。文奎徒党迫及堂皇，将入杀景崧；时已黄绸帕首矣。适景崧盛服出，遇于堂皇；其徒猝见巡抚，矜持手不能下，谬请安侍立，云『无事！无事』！景崧奖以有胆，命出为周旋。台湾知府管元善闻变奔告杨岐珍，岐珍率一营至，喝开抚署门，与乱党对施枪炮（勇在门外、贼在门内）；中伤百姓甚伙，死者十余人（景崧给死者每人百毫）。先是，景崧闻文奎徒党众，将令充营官以安之，令募缉捕一营；至是，卒用文奎，命屯基隆。而方副将之死，仅以一捕贼示了之；于是将领离心，而健儿不可约束矣。四月，景崧分沪尾七营为两部，以廖得胜、綦高会分统；而高会专筑炮台。

方鸿章之东渡言款也，停战之约载明「北洋」，而「南洋」不与焉；意固专属台湾，亦旋有弃台湾之论。时台湾举人，方以会试在都，上书力争；留中不报。三月，弃台信益急，台人惶惧。主事邱逢甲首建自主议，登坛誓众；于是新竹出示告台民，遂议立民主国，开议院，制国旗。四月和议成，卒弃台湾；朝命率兵民内渡。台人乃有勾各国保护之议，电告政府；政府谕以『既能自立，无庸奏请』。十八日，陈季同介法国水师提督见景崧，议保护台湾；亦卒

无成说。二十二日，景崧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日为断，欲去者听、留者录用，薪银倍给；逾时求去，以军法论。于是省会、道、府、县官相继纳印去；提督杨岐珍亦内渡（俱在五月）。斯时台湾藩库尚储银四十余万（三月间，台湾曾兑银四十万至上海；初次二十二万、二次十八万，皆善后局提调任某手兑，不知何用），火药库储炮药、土药共四万余磅，各炮台储药尚资每炮击三十出，枪弹存者尤多，毛瑟枪弹尚储二百八十余万颗，他子称是；其订购械药未至者，德国大田厂炮药（合同浑言炮药，未指何名）二十万磅、枪药五万磅、哈乞开司一百磅、快炮（合同内不言炮架）四尊，皆已给价三分之一（后快炮运送南洋，枪、炮药不知究竟）。五月一日，台湾绅民将上总统印章于景崧，以倭舰来犯未果。是日，倭兵轮二艘驶近沪尾炮台（正当我炮弹能及处）下旋；时适统领綦高会去台以嬉，其文案电告景崧。于是，有倭兵弁下小轮船入口至英兵轮（有英、德兵轮先泊口内）；约刻许，旋下输出口，其大兵轮二艘亦起旋行。是时景崧电至，令取准开炮；高会亦回营，方据案食，徐令往告台官曰：『抚台命放炮，而倭船已驶，非我炮力所及矣』。是夜，倭舰即口外游弋。倭弁之至英兵轮也，盖询台中消息；英船主告以台湾自立事，倭舰乃亟去。初二日，景崧受台湾总统印章，文曰：「台湾民主之章」（初名曰「宝」，景崧改名曰「章」）。绅民入抚署鼓乐赓送者百余人，行两跪六叩首礼。国旗蓝地黄虎文，长方五幅；虎首内向，尾高首下。改台湾藩司衙门曰「内部」，设内部大臣；筹防局曰「外部」，设外部大臣；别立「军部」，设军部大臣；台湾府、县等官，改署有差。炮台升虎旗，开炮二十一门。申刻，英商轮「康姆萨」出沪尾口，台湾藩司顾肇熙、台湾知府管元善、淡水县知县李淦皆乘以内渡。船内有洋商七；倭兵轮来追，有倭酋率兵数十名登轮搜索，并探台中动静；英船主告以皆商人内渡并台湾自主诸事，倭酋去，始展轮行。

初三日，福建提督杨岐珍撤兵内渡（岐珍所部十二营，至初七日始毕渡；岐珍于初七日乘「南琛」内渡）。于是前敌兵备益单，基隆防兵仅绍良所部及土勇四营；其东路三貂岭、澳底诸处，无兵驻守。初五日，倭兵轮、运轮二十九艘驶抵台北海面，分泊基隆口外澳底、金包里；沿八里坌、大始坎迤邐至沪尾，凡可登岸之处皆有倭输。初六日，倭兵轮并力击我金包里（值基隆澳西岸），张声势，作欲登状以缀我（我师驻金包里者六营）；而潜结教匪、挖金砂匪从澳底登岸。澳底本驻有岐珍防营；至是撤兵去，易以曾喜照（张兆连部分统）。喜照新募土勇两营，成军甫三日；遇敌不战，溃。澳底值基隆东稍北，当八斗澳西岸，煤厂、金砂诸厂环其后。盖基隆一澳如狮之张口，仰向西北；澳西为金包里，澳东为平波岛（岛南与社寮隔一港）；平波岛如狮额，其顶为全台极东北角；循额而东、折而南作海湾，曰八斗门湾；再循海而南，曰八

斗澳；再南迤东，曰劈岛角（原名鼻头）；再南迤迤至苏澳，则台湾全岛之东岸矣。八斗澳南隅曰澳底，西去基隆五十里，路崎岖；中隔三貂岭，过岭分大小两道：大道通瑞芳达基隆，小道则通吴朱埕、暖暖街达八堵，已绕及狮球岭后（狮球岭为台北省会屏障，光绪十年刘铭传据此守基隆拒法人，台湾卒全）。此由澳底西行山道；若循海岸行，则过庚子寮、踰九芬山，即抵社寮炮台。于时登岸倭兵才二千人，若以兵严扼三貂岭，可聚而歼也。乃三貂无一兵，瑞芳、九芬防兵亦单薄不足当大敌；倭人留兵稍守澳底，其全队遂循山路进。初七日，前锋过三貂岭，驻岭背梁绅庄宅。先是，景崧闻倭人登岸警，电令吴国华率广勇七百人往守三貂岭（国华募勇广东，久乃集。四月，率三千人渡台，而虚籍复多，实祇及二千人；乘民船渡，遭风，收鹿港。永福截其众驱赴台南，其得抵台北者乃乘「新福建」轮船之七百人，仍多虚额）。国华新自广东至，仓卒部署；初七日己刻，始率四百人先行。初八日未刻至小楚坑，适倭人探兵从三貂岭来探瑞芳大道并绘图，骤遇国华军，遽搏战，团勇夹击，枪毙三画倭酋一，遂反奔；国华追之，乡民拍手欢呼。是时，景崧复令营官胡连胜（广西人，友胜之弟）等援基隆，且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、金包里营官陈桂波、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各率勇敢数百人赴前敌助战；皆称统领，无所系属，前敌兵事益不可为。国华猝遇倭兵于小楚坑也，干臣率三百人往助战。至则倭兵已遁，不继国华进蹶，而与团勇争倭酋首级，大哗；干臣缚团勇指为汉奸，将杀之；时国华追倭已至岭巅，因雨待棚帐，尚未驻营；闻报知干臣将持首级夺其功，大怒，撤队驰下岭；干臣见国华还军，藏首级竹麓中，遽拔队回；国华尾其后，俱还基隆，遂弃三貂岭不守。干臣竟以大捷闻景崧，省会官绅毕贺。是夜，仅土勇一营、绍良部淮军两哨分驻瑞芳。四更时，倭兵冒雨登三貂岭；于是，基隆东道藩篱尽撤。

初九日，景崧电令前敌分三路进，图复三貂岭。一由大路从相思岭、龙潭浦、瑞芳过九芬桥、小楚坑直抵三貂岭为正兵，专责国华；一由暖暖街小路至吴朱埕绕出三貂岭之左为奇兵，专责游击杨连珍（岐珍之弟，留台充小基隆分统）；一由海边社寮炮台循八斗口、庚子寮度九芬山截其归路，责金包里分统李文忠。期以申初，会基隆齐进。诂我诸营未集，倭兵已分两队蹕至：一扑九芬，一直抵瑞芳；别队扼吴朱埕北，防我军包抄。九芬近海岸，且兵单，倭人已移快炮登岸猛击；战移时，宋营官死焉，哨官丧三人，孙营官受殊伤，九芬遂陷。瑞芳闻之，大震。

先是，广东守备刘燕率炮勇三十人督格林炮五架扼瑞芳西面土山，营务处俞明震以景崧令来观战，亦在焉。瑞芳四面皆山，形如釜底；前早甚雨，适国华率营至，未筑垒，入驻金砂局。敌至乃出队，逼于地势，拥遏不成列；而倭

人列队东西两山顶，每队八人，甚严整（如德国兵制之散队小排）。东面距三貂岭四里，倭人先驱教民降虏下岭，进扼九芬桥，约千余人；我军遽开枪，敌伏不动。一时许，俟我枪弹耗，始大呼过九芬桥；而山顶倭人乃发枪弹及金砂局。时已昏暮，倭燃电灯明如昼，我军皆惊。国华不得已率队进，争九芬桥；倭人先于涧旁伏我奸民，俟国华至，突起来犯，死伤二十余人，我军哗溃不能止。倭乘势薄瑞芳，刘燕督炮队自西面发炮下击，弹雨下，敌死十余人，复退去。是夜大雨，国华竟拔队回基隆，弃瑞芳不守；倭亦疑畏，未至。四更，张兆连率护卫营冒雨至瑞芳。初十日辰刻，国华、连胜亦来会；兆连立九芬桥吹角列队，倭人督我奸民三、四百人来攻，每十二人一队，两倭兵持刀督其后。我军枪炮并轰，敌颇伤亡，稍退；兆连率队冲入，国华兵不接应。倭兵自山顶驰下包抄，断九芬桥归路，兆连被围受重伤，亲兵死亡略尽；陈得胜率八十人、曾喜照率三十余人涉溪涧冒死入救，一卒负兆连潜涉溪涧得脱。得胜竟战死，喜照受伤；归路绝，裹伤至庚子寮入李文忠营（初九日申刻，李文忠等俱至前敌；文忠奉檄扼守庚子寮，杨连珍扼守吴朱埕，胡连胜等均来瑞芳助战）。是时瑞芳虽败，而庚子寮（九芬山后）、吴朱埕诸隘尚未失也。十一日黎明，倭人分两路专攻瑞芳西面土山；刘燕被围，炮勇死八人、伤四人，瑞芳遂陷。时前敌各军皆溃，倭兵尚疑有伏兵，未遽进。

初，甲申中、法之役，台绅林朝栋从铭传驻狮球岭，扼法兵不得前，积功荐保道员；所部土勇皆劲卒，且训练有法，颇负时望。景崧用广勇，而广勇、土勇积不相能，睚眦寻衅；因移朝栋守中路，以胡友胜统广勇四营守狮球岭。广勇无纪律、友胜非将材，而岭防为省会关键，于是台北绅民、英人提理皆言速移朝栋扼狮球岭以守为战，事犹可为；因请基隆同知方祖荫赴台北告景崧。祖荫因先移基隆电报局于八堵（在狮球岭后，当狮球岭、暖暖街之冲；为入台必经之路）；时明震自瑞芳受伤亦来狮球岭，因偕祖荫返省垣，且请景崧驻八堵为死守计。景崧言『向午闻败，已令黄义德率护卫营往扎八堵矣』。义德至八堵即驰回，诡言『狮球岭已失，大雨不能驻营；且倭悬六十万金购总统（谓景崧）头，故乘火车驰归防内乱』；景崧不敢诘。是夜，义德部勇索饷，大哗；彻夜甚雨。十二日辰刻，倭兵登狮球岭。

是日侵晓，景崧嬖人吴艷庭（沪尾守备，充武巡捕）已砍断电线，电报局员尽散。黎明雨稍止，街市寂然。幕客熊瑞图（湖南人，充景崧幕）等为景崧策：速退新竹就朝栋、永福图再举；景崧左右均怒目视，吴艷庭手枪拟瑞图曰：『大人不寝者五夜矣，诸君亦宜休息；所画已定，多言者以是击之』。景崧默然。酉刻，前敌溃兵入城，城中大乱；积尸遍地，有重伤舁回死者。而广勇、土勇复相残杀，哭声鼎沸。未几，抚署起火，景崧微服杂弁勇出亡（后内渡

至厦门)。是日林朝栋率所部至，知狮球岭失、景崧已去，仍归台中。自景崧去，城中散勇、游匪沿途劫掠；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，劫夺互斗，库中积尸四百余。

时狮球岭踞倭未得虚实，尚回翔未进；德商毕底兰以状驰告倭营，请速派兵来定乱。十五日，倭人始来收城，兵不过八十名；明日，来千余人。台北亡。

台湾篇下（第十）

光绪二十年秋，南澳镇总兵刘永福以帮办台湾军务渡台。二十一年正月，巡抚唐景崧移永福台南，专防南路，驻营三槐厝；旋移凤山县属之旗后。四月款议成，弃台湾；台人自主。五月中旬，倭人陷基隆，景崧弃台北遁。时军储、电线、铁路、机器局及茶、糖、盐、磺、樟脑、茄枋、沉香与金、煤诸矿大利皆在台北，遂举为倭有。

台南僻一隅，且海道绝，饷械源已涸，不足守；于是镇、道以下各官及台绅邱逢甲、林朝栋等皆相继内渡，台南土匪蜂起。绅民相率之旗后迎永福，并上「民主总统」印章；永福不受，仍称帮办，入府城议防守。以其子知州成良统福字前军、右军及中、左、右各营守旗后大坪山炮台，提督陈罗统翊安军中、左、右各营合黄金龙军防四草湖海口，台湾镇标中军游击李英统镇海中军、前军（各二营）并道标队卫合柏正才、吴锦州军防白沙墩海口，周明标、张占魁两营防喜树庄海口，都司柯壬贵统吉林炮队并安平各台炮勇合郑超英、周得启、孔宪盈各营防安平海口（安平炮台守将为蒋国锦、刘立，其小炮台守将为张来）；是为台南海口之防。以副将袁锡中统镇海后军防后山埤南诸路，台湾城守参将吴世添率右翼练兵驻台湾府城；是为台南内地之防。其勇营，则副将杨泗洪所部镇海中军（正、后两营）、前军（右营）、武毅右军（右营）并吉林炮队都司萧三发所部福军，前敌黑旗各营守备王德标所部福字七星队各营，总兵李惟义所部新楚各军（分统为副将杨紫云），知县忠满所部忠靖营，镇海中军先锋营总兵谭少宗所部福字先锋各营，都司邱启标所部台南防军各营，知县刘光明所部福字左军（中营）、右军（前营）等营，副将吴光忠所部忠字防军各营；其义兵营，则增生吴汤兴之新竹义民各营，林得谦之十八堡义民军，兵部主事许南英之台南团练营，生员李清泉、谢鹏翀之段团练，部署粗备。

闰五月三日，倭船二艘窥安平口，傍英、德兵船停泊。会永福巡炮台，发二炮，击断倭船桅杆；船倭落水者十余人，乃断铁索飞驶去。是月，倭人陷新竹。盖自台北沦陷，逢甲、朝栋相继委中路去，永福令杨紫云率新楚军代之，拒倭于新竹，相持月许；凡大小二十余战，互有伤亡。至是，奸民导倭由僻

径抄我，紫云战歿，永福令营务处府经历吴彭年率军往援，不及；遂据大甲溪为守。

六月十七日，福字先锋左营营官汤人贵、福字口营营官袁锦清合队进攻新竹倭垒，获胜。十八日，倭人来攻，义民长生员徐骧为所困，败退；倭迫甚急，骧反斗，倭人以路险箐深，炮无所施，退去。骧率健卒由间道绕出其后，突发抬枪，倭惊扰；擒倭兵三人，夺马三匹、枪械数十杆。十九日，告捷台南，请饷械；永福忧甚。初，台南见银匱乏，永福设官银票局，每票一元至五元，以同知庄序端总其事；市易流衍，资挹注，而不足供军饷。二十日，责议院诸绅筹饷，咸束手。税务司英人嘉麦林请设官邮政局以济饷需，乃给官信票（西名「士单纸」；台式大经寸，文摹蹲虎，分印蓝、黄、红三色），责信局领购，禁私函，由海关司稽察；不及旬日，果征洋银五千余圆。二十五日，议绅请整饬凤山盐厘（凤山盐厘，素为台南进款大宗），令巡检刘永贞往经理。二十七日，永福犹子知县禹卿（以字行）自内地归，告接济绝。盖永福之入台南也，曾令人渡厦门电求沿海督、抚助饷项，并派员四出筹饷，南中豪杰颇应之；且谓俄人在保护，力守两月，接济必至，勿忧饷也。后竟迫于盟约，不得丝毫助台南。至是，禹卿归，台人失望。前敌自开战以来，屡电求饷械，迫切待命；且以伤亡多，请增兵接应。而台南军储早罄，器械亦空；永福忧惶无措，搜括得银八千两解前敌（七月初十日行抵云林县，值倭队大至，解饷官遁；饷银尽为土匪掠去，竟未得达）。复令文案罗绮章渡厦门，仍电求沿海督、抚拯台民，辞甚哀痛。

是时，台南盗贼充斥，为倭人内间，将引以登岸。二十九日，枋寮土匪起；游击刘□□时驻恒春，电报永福，乃移吴光忠所部忠字防营、袁锡中所部镇海后军往剿抚。先是，有倭舰三艘游弋台南海面；二十八日，泊安平口外，旋起旋去；向午，突一艘驶近海口，开炮二，飞驶去。永福令各台严防，俟炮力能及，始轰击；勿轻发。申刻，倭舰复至凤山旗后，旋陆续去。七月一日，复窥恒春县属之鹅鸾鼻、枋寮诸海口，由枋寮登岸；行半里许，黑旗伏兵从山后出，倭兵来仆，光忠闻警率队由大路进援，恒春营刘游击、黑旗营官黄副将分左右翼斜抄兜围倭兵；倭舰望见，连发大炮助战；我军少却，倭乘势突围去；光忠追之，倭惶急；突凤山土匪麋至，为倭援，直犯黑旗军，倭得遁去。光忠击土匪，日暮匪来愈众；会永福子成良率精卒驰至，匪大创，始逸。是役也，匪目邓蛮子、林苗生等迎降倭，故倭兵登陆无顾忌；永福令成良、光忠招抚邓蛮子等，绝倭内应。初二日酉刻，有轮船一悬英国旗入安平海口，炮台不敢击；诘诸英领事，始知倭舰；将发炮击之，会已日暮，倭舰飞驶去。初七日，倭舰泊布袋口，三十余人登岸，入市捉台民，诘永福所在；少间去，风急不

得渡；后入市，厚给土人贐，属具饭，越宿乃去。时总兵谭少宗所部驻布袋，距口二十余里；罔觉察，任其优游去。旬日以来，倭舰游弋海面，登岸者二，侦台南虚实，亦以牵缀永福兵使不得北顾而以全力扑大甲溪也。

大甲溪自吴骧败倭后，屡战互胜负。七月初三日，我军出队与倭遇。倭以我奸民为前锋，分十三人为一队，每队督以倭兵一，而以马炮队随其后；前队败，则马炮队列横阵继进猛击，弹急如雨。我大队千人当其冲，死伤枕藉，大败退；倭来追，会彭年率兵伏路侧猛轰之，倭阵乱；我军反戈乘之，倭大奔。彭年穷追十余里，至一小溪，倭舩渡及半，而徐骧自对岸林中出。盖骧率义民三十余人先伏林际，乘其半渡出击；彭年追亦至，倭张皇急遁，毙倭五十余人，夺枪械甚伙。彭年收队归，道经海口，见倭粮舶数艘泊港内；亲兵吴正川者，勇敢善战，率七星队数人踊跃登竹筏，将追及；倭人格以枪，正川避弹跃登倭船，戮运兵、水手略尽，夺其舰。初四日寅刻，倭大队猛攻大甲溪。汤人贵率福军先锋营当其冲，与相持；袁锦清、徐骧由溪湾左右绕出攻其两腋，倭已少却。忽闻后路大营陷，各军震骇，遂哗退。盖新楚军统领李惟义素畏蒺，台中知府黎景嵩介诸永福，率军为大甲溪后继；时倭兵阻于人贵、锦清，不得进，以重金购土匪伪称倭兵，往袭惟义营；惟义遽遁，前敌乃大挫。锦清扼大甲溪，抵死不退；率健卒五十余人冲倭队，颇有斩获。旋倭人炮队至，弹雨下，锦清死之，健卒五十余人无一还者，倭遂据大甲溪。永福闻警，令知县忠满率四营赴援；忠满逗留不进（后台中府城失守，忠满率兵急进，道遇土匪，全军尽覆；忠满逃去）。

大甲溪既失，永福令各军择彰化境内大溪扼守。初五日，徐骧率义民三百人为前锋，与倭遇；倭人枪甚厉，势不敌。骧伏羲民山弯丛竹中，自率数十人飏大旗招之；倭队至，急攻，骧狂奔，引倭过山弯；适台民李邦华率义民数千人至，值倭炮猛轰，义民死千余人，遂大溃。于是营官李仕高率镇海中军正营来接应，而营官陈尚志率新楚左营由左路，生员吴汤兴、粤人沈仲安率义民四千人由右路包抄至，截倭兵为两；汤兴、仲安乘之，倭后队先遁，为徐骧伏兵所要，死甚众，气大阻。汤兴要各营前进，将争大甲溪；倭人列炮守甚严，不克拔，夜半始收队归。初七日，前敌战倭人，败之。倭窜入后山，彭年自率队穷追，将截其回大甲溪归路；告捷永福，谓必扫荡此虏，不遗丑类。乃未几，八卦山告警矣。盖倭人入我腹地，率以重金购奸民刺官兵虚实并山川道路，结为内应，以掩我不备；斯时倭之窜后山者，以有土匪导，知后山有小路数枝可达八卦山。八卦山俯临台中府城，若为倭踞，则彰化不守；永福电令彭年速扼八卦山以待。初八日，台中知府黎景嵩电请援兵，谓『土匪导倭攻八卦山，彭年死守，恐不能胜』云。方彭年之赴前敌也，景嵩颇齟齬，征调不即应

；及大甲溪失守，彭年咎景嵩之荐用李惟义也，景嵩亦咎彭年之不知兵也，隙益深。初八日午刻，彭年自出搏战；酉刻始收队，丧千余人，士气大颓。是夜，营务处吴孔抟率旱雷营至，议战事；彭年使孔抟往八卦之阳，距彰化二十里伏地雷以待，谓『倭退道必经此，俟其至，发地雷轰之，可大捷也』。孔抟辞去，彭与景嵩议移时，令吴汤兴为前队、陈尚志为后队、李仕高为左队、林鸿贵为右队，严守八卦山。丑刻，倭大队攻我，以快枪、快炮环迭而进。彭年持及辰刻，汤兴中炮死；鸿贵率七星队百余人冲入，将夺汤兴尸，而炮雨下，鸿贵亦殉；军队大溃。彭年立山顶不去，挥七星队三百余人奋争；倭猛发大炮，七星队伤亡几尽。左右掖彭年行，不可；死之。八卦山遂陷。倭人置炮山顶，将轰城，城中奸民树白旗迎倭入；李仕高、沈仲安、杨春发俱巷战死。彰化陷，知府黎景嵩遁去。

初十日，倭连陷云林、苗栗二县。十一日，进踞大莆林。十二日，薄嘉义县，锋锐甚。方八卦山之警，景嵩请援，永福察局储军械惟「云者士得」枪二千数百枝、毛瑟枪数十枝、林明敦枪三千数百枝，余土枪、土药半遭湿蒸，不堪用；急令潮州武举黄国华、知州杨友琴（以字行）乘民船渡海赴香港购枪械。初九日，彰化失守警电至；夜亥刻，电令守备王德标统七星营防守嘉义，副将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、后营、前军右营、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赴前敌援攻，永福亲赴曾文溪筹防御。是时前敌倭张甚，其兵舰复窥台南以缀我军；十一日，以十艘分扰布袋嘴、凤山、旗后、恒春、鹅鸾鼻及安平海口；其大铁甲直犯白沙墩海口，炮声终日不绝。永福闻警，驰归台南。是日，前敌倭兵据大莆林。时台南土匪塞道，解前敌饷械行次嘉义，悉为掠之（此十二日事）。永福从文案吴桐林、罗绮章策议抚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，令各乡自近及远，渐次举行。先是，著名匪首黄荣邦（原定丑）、林义成（原名苗生）、简成功者及成功之子精华（原名大肚）为群匪冠，永福已令人招之。倭之据大莆林也，精华宰羊豕、除道路迎倭；倭至，责精华献妇女二百人；精华不应，倭酋怒，挟精华至其家，搜得妇女六十余人，纵兵淫污，精华家人奸辱尤酷。精华怒，送款台军；于是荣邦、义成皆受抚，愿效死。十一日，泗洪率所部星夜进攻大莆林，精华、义成等率义民数千助战，倭败；泗洪急追，倭反兵袭击，泗洪中炮死。营官朱乃昌率健卒数百人夺泗洪尸归，反身再战，倭队炮声震山谷；乃昌奋战，精华助之，历三刻，倭兵大溃。乃昌挥兵竞进，将抵大莆林，遥见火光烛天，声喧甚，乃义成、荣邦已率义民抄至；前后夹击，遂复大莆林。毙倭数百，乃昌身受殊伤，裹创血战，中炮死；永福令都司萧三发统福军前敌各营，进代泗洪。十二日，令文案李郁华挈银三千两赴前敌犒师。十三日，檄简成功总统义民军，荣邦率义民二千五百人、义成率义民三千人随精华大

队进图恢复；各给以翎顶。是日申刻，德标率七星队与嘉义知县孙育万及简精华诸义民出队攻云林；亥刻，遂复云林县。倭走，德标会义民进追。精华率军独进，冲倭队为两；倭窜入观音堂庙，荣邦、义成围之，攻甚力。倭人惶急，以连环枪出击；围兵稍却，倭乘势冲出，精华复猛进。倭误窜入山，义成断其归路，擒斩殆尽。十四日，进攻苗栗；歼倭兵二百余人，我兵阵亡千数百人，遂复苗栗。云、苗既复，三发亦至；十五日，三发督荣邦、精华进，各军就地设伏。倭大队来，行及竹仔塘，见丛竹不敢进；踰二刻，义成率义民由竹林出，倭以枪炮猛击，义成即退；倭追至山前，三发立山顶指挥；倭酋怒，遂仰攻。我兵散伏山畔，倭及半山，径益狭，多竹石，黄荣邦由竹石间用土枪轰击而出，毙倭数十，倭仍退竹仔塘。时日将暮，三发追至；倭反扑，精华从丛竹兜出，乃溃遁。我军蹶之，擒倭三十三人、枪械数十枝、马十余匹。十六日，三发督诸军进攻彰化；自辰至申，倭炮如雨，诸军不得进，三发令各军择地屯驻。

时台兵军声颇起，已逼彰化而军。盖自精华等受抚，义民趑捷可用；虽用土枪，能卧击无虚发；且稔习地势，蓦山越涧，尤其长技；聚散前后，飏忽猱腾；每绕倭兵后路，倭人畏之。于是，台北、台中颇思反正。适联庄法已及台中，颇着成绩。台北乡民闻之，愿潜入联庄受约束；期大军至，即内应同举，为台湾全局一大转机。而台南饷械已匮，不能派兵前进，台民缺望。二十三日，（原书阙文五十一字）……数月，台中军民望甚切；至是复至，昌言内地不能接济状。于是，人心益涣，议员、营弁纷逃不可止，台事遂不可为。二十四日，三发电请饷械；永福仅括得银二千两以应。二十七日，官银票局绅庄序端请给见银以利灌输；言『官局发用银票，通当见银二十五万数千两，军民信使；今□□至，台人知饷源已竭，西人银行及大小商民纷至索银，请发银收票，暂安众心』！永福无以应，仍令文案知县吴桐林内渡求接济（桐林遍走沿海各省，无应者）。当三发诸军之逼彰化，倭舰复来台南。二十二日，与我凤山海口炮台互击；船卒、台兵各有死伤，仍驶去。二十五日，精华、荣邦战连捷，精华获酋虏十三级、马三匹，解台南；荣邦电请饷械。二十九日，三发夺倭人大炮一、擒倭兵四、斩首数十级。八月初二日，精华、荣邦、义成仍电请饷械，语悲痛；永福括得银一千五百两济之，令姑给军食。初三日，商民持票索银愈急，卧守不去；局绅庄序端匿不敢出。于是楮贝填委，市易梗绝；军民饥困，日益不支。

方彰化之陷，生员徐骧率义民二十人逃后山，间道归台南；永福奖慰之，令往埤南番界募悍卒数千人助战。骧果集七百余人，皆壮健敢死，永福令为先锋营；是时驰抵前敌。初四日，与倭战，获小胜。而我屯彰化诸军饥困愈甚

，三发与精华等议：『相持非久计，不如并力前进，夺回彰化，或可驻足』。初五日，遂合军进攻；而扼于城外炮台，不得进。初六日，荣邦先攻炮台；猛战，中炮死。初七日，义成亦攻炮台；受殊伤，诸军气益馁。十三日，倭兵大举来攻；三发率诸军力战，受创甚。徐骧、简精华率义民往援，斩十余级；倭始退。十四日，前敌诸军求饷益急，无策搜括；永福谓『内地诸公误我，我误台民』！旁皇莫能应。十九日，倭大队攻我，精华、义成御之，陷重围，及夜不得出；徐骧援之，三更始拔归营，而各负重伤。二十日复战，诸军大败，将士丧二千余人。二十二日，徐骧为军锋，奋战，诸军继之，倭颇却；骧旋中炮死，诸军夺气，大溃；云林、苗栗复陷。于时前敌诸军溃败相寻，而海口警报亦迭至。是月十一日，倭舰窥台南；永福自驻安平炮台，拒之。十七夜，倭舰分五路攻台南，炮声震郡城；永福历各台，督防守。十八日晓，倭船驶去，海岸解严。未几，前敌丧败，云林、苗栗相继陷。

二十三日，倭以炮队攻嘉义。王德标初营城外，倭至，走入城；倭踞营，夜半地雷发，轰毙倭七百人；倭惊退，德标设伏邀之，倭多死，大忿。二十四日，以车炮攻城，陷之；总兵柏正才、营官陈开楹、同知冯练芳、武举刘步升、生员杨文豹等皆死之，德标随精华奔后山。嘉义去府城百二十里；嘉义陷，而台南不可守。

先是七月初旬，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自英兵轮致永福书，说其率所部去台，谓将以礼送之内渡；永福复书却之，辞甚峻。八月，倭人渡兵澎湖；二十三日，其战舰、运船三十余艘载兵械，将以全力攻台南，直指安平海口。时陆路前敌诸军，已饥溃不支。嘉义将陷，英驻台领事欧思讷复为永福与倭约：和让台南，听永福内渡；已成言签名矣。会嘉义复陷，倭责永福徒手归命；永福怒，约乃绝。二十五日，倭舰攻旗后炮台；永福之子成良登炮拒守。奸民夜引倭由僻径登岸，突入大营，陷之。进陷炮台，台兵持两日，伤死枕藉，饥不能战；成良乘间冲出。二十六日，倭进凤山。义民拒战，大败；倭遂入凤山，屠戮甚惨，进犯台南府城。二十七日，台南戒严，永福移驻安平炮台。二十八日，各军饥哗，徐散去。二十九日，倭攻城外炮台，永福自发炮击之，毙倭数十人。九月一日，城中无食，饥军悉溃。初二日，永福驻炮台；城中土匪起，倭兵亦集，永福逃登德国「爹利士」商轮内渡（倭兵登船大索四次，不得）；从之者，其子成良与陈树南、柯壬贵诸部将及幕客数人。而溃军、台民数百万，胥委之去。台南亡。